

編 者 的 話

《血的罪証》是繼《罪惡之家》出版之后又一本地主惡霸罪行錄。它通過五篇地主惡霸的血腥發家史，揭露和控訴了這些吃人的野獸，是怎樣用軟硬兩面手法，殘酷地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。

我們知道，在舊社會，反動統治階級，都是靠吃人肉、喝人血過活的。他們不剝削、不壓榨勞動人民，就一天也活不下去。這是他們的反動階級本性。但是，他們在吃人的嘴臉上，有的是劣凶極惡的猙獰相，有的是口蜜腹劍的笑面虎，有的兩副嘴臉都有。然而，不管他們是張牙舞爪，還是虛偽奸詐，都是一丘之貉，都是吃人的豺狼。

目前，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。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，始終存在着階級、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。被推翻的地主、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，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剝削分子，沒有改造好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壞

分子，他們總是要進行各種公開的和隱蔽的破壞活動，企圖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。面對這一長期而又複雜的階級鬥爭，我們再來看看本書所揭露的這幾個地主惡霸的滔天罪行，特別是他們那一套虛偽奸詐的手法，對幫助我們提高階級覺悟，增強階級鬥爭觀念，堅定革命信心，都將有莫大的益處。

俗話說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只要階級敵人還存在一天，他們總是要進行搗亂的。這是由一切反動階級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。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，我們必須不斷地加強無產階級專政，時刻警惕和粉碎反動階級的復辟陰謀！

一九六五年四月

目 录

笑面虎刘震峰·····	1
撕开“好老官”的画皮·····	20
两面三刀的王五瞎·····	29
西沟一条蛇·····	44
閻家兄弟擗行录·····	56

笑面虎刘震峰

中共林县县委宣传部整理

林县城南有个中石障村，这个村和它前后接連着的前石障村、后石障村一样，都是个南北长、东西窄的大庄子。在解放前，这村住有二百六十多户人家，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逃过荒，要过饭。他们扶老携幼，拖儿带女，走南闯北，饥肠饿肚，四处飘零。每到一处，被人问起家乡住处时，他们只要一提起“中石障”三个字，那些不明底细的人，往往会脱口而出地问：“中石障的人咋会出外逃荒要饭哩？”听到这些话，那些勤劳善良、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穷苦农民，总是饱含着两眶热泪，显出万分悲愤的样子。

人们为啥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呢？原来这里面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中石障村大半个庄子都是楼台矗立，青堂瓦舍，重重叠叠，密不透风，外路人路过这里从表面上一看，都觉得这里不是个穷人居住的地方；第二，这里有个面善心恶，口蜜腹剑，捣死穷人不抵命的老地主刘震峰，外号叫“老毡帽”。这个老狐狸，为了剥削穷人，夺产霸业，曾玩弄了一套套阴险手法，在刚开始时，的确蒙哄了不少人。

说起刘震峰的家，到刘震峰这一辈时，已经是个过了十

几代剝削生活的地主世家了。他的祖上不但买过“功名”，也做过官，是个名符其实的官僚地主。但到他祖父的时候，由于过度揮霍浪費，才一天天衰退了下来。刘震峰的父亲焦虑家景破落，从小就教訓刘震峰，要他好好守业創業。有一回，这个老地主老狐狸把呆头呆脑的儿子刘震峰叫到跟前，提醒他說：“我看現时不比往常，由于連年灾荒，匪徒群起，四外乡邻里的穷棍也都跃跃欲試，今后在对待他們时，万不可再采用以往的办法。常言說‘哄死人不抵命’，你从現在起，見了那些穷佃戶，穷乡邻們，可要和顏悅色，以礼相見，譬如騎馬行路吧，要是途中碰見熟人，就应立即下馬寒暄几句……”

起初，刘震峰还不能領会他爹的意思，他覺得他爹叫他这样作，太委屈了自己，就生气地頂撞他爹說：“要是騎馬走在桥上，恰巧碰見那些穷棍，难道說我也得立刻下馬跳到河里？”他爹听完这話，知道儿子一时难想通，就决心慢慢“开导”他。此后，由于他爹苦口婆心，日夜訓导，果然使得这个花花公子大变模样，等到他爹死的时候，他的“老毡帽”的外号，已經臭名远揚到全县境內。

“老毡帽”經管家业以后，为了发家致富，虽然他斗大的字，識不了半布袋，但他还是出錢买了个“巡撫”的官銜。当地群众看他做官一直在家里不出門，就叫他“坐家巡撫”。后来他又出錢給自己的独生子刘际昌买了个“举人”的功名，这刘际昌就沿着这条道一直在外面升官发财，到最后竟爬到山西汾州五品知府。真是官大发財，財多买官。他們父子两个，一个在里，一个在外，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里，就又霸占了农民的三千多亩好地，一跃成了全县的首

戶。

別看“老毡帽”平常穿着簡單，見了人不笑不說話，但他剝削農民、發家致富的野心，以及極端無恥的荒淫生活，和那些“活閻王”“地頭蛇”之類的惡霸地主却並沒有兩樣。

清朝嘉慶三年，他叫上千佃戶給自己修蓋宅院，據說在大忙季節，庄稼穗晒焦在地里，紛紛往下落籽，“老毡帽”也不准佃戶回家收割，這樣一直蓋了三年，才蓋成了一座足有六百間大小房間的大莊園。“老毡帽”把這座莊園稱作是什麼：“九家九嶺朝王殿，八家八嶺八寶庭。”從此以後，“老毡帽”盤踞在這座深宅大院里，除了每日三餐山珍海味以外，還讓佃戶的年輕媳婦按時去給他喂奶。為了不讓人看見是他吃奶，他還特意在二門上做个很厚的棉門帘，門帘上留着小圓洞，這樣佃戶媳婦站在門帘外，他在門帘內，隔着門帘吸食佃戶的人奶，而且每一次都要吃四五個人的奶。由於他這樣搶食人奶，也不知餓死了多少佃戶的嬰兒。另外他和他兒子劉際昌，每人都要過六七个老婆，他兒子甚至在六十三歲時，還娶了一個十八歲的朱姨太。

正由於“老毡帽”的荒淫無恥和殘酷剝削，使得中石陣和前後石陣村絕大部分農戶，傾家蕩產，逃荒要飯。一提起“老毡帽”的罪惡，至今人們還咬牙切齒，記憶猶新。人們現在在集體勞動時，還經常憤恨地傳說着“老毡帽”的惡迹，并把“老毡帽”那嘴甜心苦的陰險本性，告訴給年青一代，使他們永遠不忘苦難的過去。

找空钻，假献殷勤坑穷人

活绳拴，最后狠心一锅端

“老毡帽”平常总是穿一身布衣裳，带一顶小毡帽，这里溜溜，那里转转，活像一只找不着窝的地老鼠，见了人就皮笑肉不笑地问长问短，说东家扯西家，唠唠叨叨没个完。不知底细的人，还摸不清他这样瞎忙是为啥，实际上他是利用这一套手法在进行着暗害穷人的罪恶勾当。除此之外，他还通过探亲戚，访朋友，拉庄头，连同狗腿等到处闻风打听：谁家遇有婚丧事情，谁家遭了灾，谁家遇了难，这些人家要不要借粮，要不要揭帐。如果听说有人要借粮、要揭帐，“老毡帽”就马上跑去装出一副假惺惺的样子说：

“不用怕，咱都是左邻右舍的庄稼人，谁还能没有个七灾八难不顺心的事，有啥困难你情说啦，借粮借款咱有的是。”

猛一听，好像觉得“老毡帽”这个人还挺知道怜惜穷人呢，其实，就在他对你假献殷勤的时候，却早把他怀里揣着的那条剥削绳子，套在你的脖子上了。等到你借他的那笔钱、粮经过一个时期的“驴打滚”以后，“老毡帽”才把脸一黑，露出他那狰狞的原形，最后给你来个狠心的一锅端。

“老毡帽”就是采取这种办法，使得许许多多的穷苦农民，倾家荡产，最后不得不出外逃荒要饭。

光绪三年，这里遭了荒旱，靳成仔一家五口人，种了四亩半地，颗粒无收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父亲又去世了。天灾人祸搅到一块，急得成仔娘横想竖想没办法。

“老毡帽”知道这件事以后，嘴里没说，心里暗喜，知道成仔家那四亩半地不成问题又成自家的了。他先是使人来劝说成仔娘卖地，但成仔娘没有答应。因为她想：常言讲得好，村心的院落，村边的地，就是穷到骨头缝里，也不能卖。再说，祖上几辈人，都是穷得当当响，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想过把地卖了，难道轮到自己手里就把这几亩命根子地卖出去？

可是，不卖地，又打发不了丧事，在这艰难的情况下，成仔娘左思右想，最后把心一横，咬着嘴唇把自己的送嫁衣和几件零碎首饰卖了出去，然后买了几块薄板，央人合了个匣子，才算把成仔爹给埋葬了。

死人虽说埋葬了，活人可咋办呢？家里没法揭锅，成仔、五斤弟兄两个饿得围着娘转，一会这个喊：“娘，我饥！”一会那个又叫：“娘，我饿！”成仔娘含着眼泪哄哄这个，咋唬咋唬那个，但两个大孩子的哭声还没有停，怀里的三儿科年又饿得哭叫起来。

难呀！在那种世道，一个寡妇领着几个孩子，也真难找到个活路。成仔娘一边哭一边想：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都饿死呀！想到这里，她拿定了主意，猛地站起身来就往外走，成仔、五斤一见母亲往外走，还认为娘是去给他们寻饭吃哩，就问：

“娘，您去哪？俺也去！”

“去给你兄弟找家，把他送给人家，我领你俩出去逃荒！”说到后边，成仔娘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。

“娘！您不要把弟弟送出去，逃荒要饭，咱一起走。”弟兄俩哭着，说着，还死命地抱着娘的腿不放。

成仔娘要带着三个孩子出外逃荒的消息传出去后，“老毡帽”坐在自己家里的太师椅上，摸着他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老鼠胡子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先前叫你卖地，你不卖，这一回，就是不叫你卖，这地不是还得落到我手里！”说完，他就把管帐的叫到跟前嘱咐说：

“去！先端一小茶碗白面，再提斗把粗粮，给成仔他娘送去，就说我说啦，叫她别出去逃荒要饭啦，吃完了尽管到这里来拿，都是街坊邻居，我还能眼看着他们娘仨没吃没喝的不管！”

管帐的听完连忙答应了一声，拔腿就往外走。

“回来！”“老毡帽”又急忙把他喊回来，压低声音说：

“借给成仔家的东西，件件都要记上帐！”

管帐的问他咋个记法，他把眼皮一搭拉，说：

“以物折钱计，白面按五升算，糠算成五斗。”

管帐的领会了“老毡帽”的意思，嘿嘿一笑，便出门去了。

“老毡帽”由于夺地心切，当管帐的出去了一阵子后，他又亲自来到成仔家，假情假意地说：

“趁早死了你那出外逃荒的心吧！常言说，‘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’这年头，虽说我家粮食也不宽裕，不过只要有我吃的，还能叫你饿着，送来的面要是吃完了，情到我家去取啦！”

成仔娘先前没和“老毡帽”直接打过交道，听了这一番话，也弄不清真假，就打消了出外逃荒的念头。为了不欠“老毡帽”的这份“人情”债，不久她就把成仔送到“老毡帽”家，一个钱没要，白白给他干了半年多活。

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，“老毡帽”家的狗腿子可提着算盘来要帐了。

一听说要帐，起初成仔娘还摸不清是咋回事，她迷迷糊糊地问：

“要啥帐？”

狗腿子把眼一瞪说：

“要借粮帐！白面五升，豆子二斗，米一斗，谷子二斗，糠五斗。现在都该还了，你还装啥糊涂？”

狗腿子的嘴像连珠炮一样，一连说了这么多，成仔娘越听越气，到后来竟然气得话也说不上来了。狗腿子接着说：

“以粮折钱算，老利七分，连本带利，共欠三十五块整。老东家有话，有钱立时交清，没钱卖地还债！”

成仔娘听完这些话，猛然头顶上像响起了一声霹雷，她不觉“呵”的一声，接连往后倒退了好几步，差一点没有跌倒在地上。她颤颤抖抖地说：

“我哪年哪月借过他这么多粮食啊？”

“没借，这帐上咋会有？老东家还能讹你？”

狗腿子说着把帐本拿到成仔娘的脸前晃了晃，接着就吹胡子瞪眼地立逼成仔娘还帐。

成仔娘气得浑身打颤，于是就马上去找“老毡帽”说理：

“当初你说得可好听，如今为啥又讨帐，又加倍算利息？俺就是借，也没借过你那么多粮食呀！”

“老毡帽”听完冷笑两声说：

“我家的粮食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借了就得还，至于说利息，月利七分，这是我家出借钱粮的老规矩，就是不

說，你還能不知道，你還裝啥迷瞪。”

“我借了你半斗谷糠半碗面，可我把成仔送到你家，沒明沒夜給你干了半年多活，難道就不值這半斗谷糠、半碗面？”

“成仔是你親自送來，讓他來我家趕嘴哩，要算的話，他吃我家半年多的糧食，你還得還哩！”

到這時候成仔娘才知道“老毡帽”是誠心不講理了，她氣得回到家後一頭栽倒在炕頭上，從此就再也沒有爬起床。成仔娘活活被氣死以後，四畝半地當然也就成了“老毡帽”的，成仔揭討無門，最後只得把三弟弟給了人家，然後領着二弟到山西逃荒要飯去了。

沒隔多久，有一天，“老毡帽”正在街里轉，忽然看見劉元妞他娘從遂玉華家裏唉聲嘆氣地走出來，他趕忙迎上去打聽是咋回事。原來元妞他娘是去給遂玉華老漢的儿子庆宗說媒的，遂玉華因為手頭沒錢娶不起，沒有答應下來，元妞他娘覺得可惜，才唉聲嘆氣地走出來。

“呵！原來是這麼回事！”“老毡帽”知道底細以後，手摸胡須心裡又樂滋滋的，接着就打起了遂玉華的主意。他想遂玉華家還有五畝多好地，土層厚，離村近，又和他家的地挨邊，這可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千萬不能叫它錯過去。

第二天，“老毡帽”特意到遂玉華老漢家門口轉游着等着。他一看遂玉華從家裏走出來，就嘻嘻一笑迎上去說：

“咋着，我聽說，有人來給庆宗提親你沒答應，那是咋回事？”

“可不是，”遂玉華聽到問，就接上說：“家里年年連

吃喝都顧不住，還指望啥給孩子娶媳婦！”

“唉，這可算你想錯了，孩子眼看都快三十歲的人了，你還不給他抓緊成親，要是一過三十，就更難成家了。像你哥，不是整打了一輩子光棍！”

“老毡帽”這最後一句話，算是打中了遂玉華的疼處。原來他哥哥早先也是因為家里窮，娶不起媳婦，後來年歲大了，就只好死了這份心事，打了一輩子光棍。遂玉華想到這里長嘆了口氣說：

“作爹娘的，誰不想叫孩子成親立家？只是眼前這一步就難過呀！”

“老毡帽”一聽，覺得有點門，就假惺惺地說：

“這有啥難哩！虽说我也不比你強多少，可這點忙還是能幫你一下，不管咋着，咱先想法把人娶到家再說。回去你算算，看一共需要多少錢，打發孩子情來我家取啦。”

“老毡帽”是個什麼貨色，玉華老漢心里清楚，他知道借了他家的錢，日後不會有順當日子過。可是不借吧，又怕錯過機會，孩子要是一輩子娶不上媳婦，那自己是死也合不上眼皮的。他左思右想了好大一會子，最後才把心一橫，硬著頭皮借了“老毡帽”三十五塊銀圓，才算給孩子成上了家。

遂玉華老漢把媳婦娶過門不久，“老毡帽”就領着狗腿子上門要帳來了，他一來就冷笑一聲說：

“遂玉華，媳婦已經娶到家里了，咱這帳也該清了吧！”

遂玉華听了連忙迎上去說：

“你看我現在喜事剛過，家里空得像掃帚掃過一樣，實在沒有辦法，能不能往後緩緩？”

这时，“老毡帽”把脸一沉说：

“我和你一样，也是家里沒了法，才来找你要帐的，你有錢給錢，沒錢給地也行，还緩个啥？这揭帖上不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嗎？”

“什么？揭帖上都写的什么？”玉华老汉发怔地問。

“是啊，揭帖上要是不写明，我能把錢借給你！”

玉华听完气得嘴唇发紫，面色蒼白，当场就吐了几口鮮血。后来，玉华老汉的五亩好地，就被“老毡帽”吞并了四亩。剩下一亩地无法生活，只好領着全家給邻村的一戶地主宋和昌当了佃戶。

施詭計，強迫佃戶买牲口

“巧”放帐，为把穷人血吸干

为了霸产搶业，“老毡帽”苦思苦想，又訂出了一条新“章程”：凡是租种他家土地的佃戶都得有牲口，牲口大小、多少，要和租地戶家土地的多少相称，否則一律不出租。这样一来，那些原来房无一間，地无一壠，沒有牲口給他种地的佃戶，想要再种他的地，就必得揭錢买牲口。佃戶揭錢，他放帐，正好坐等拿高利。而那些原来家里人多地少的佃戶，自然也是舍不得把地丢了，他們只好把自己仅有的几亩地卖掉买牲口。佃戶卖地他买地，这样就一箭双雕。这条新“章程”施行以后，在短短十几年的時間內，就使得他本村和临近的后石陣、前石陣、牛家崗、西蔣、石官等村的三百七十戶佃戶欠下了他家的債，其中有二百六十九戶被弄得傾家蕩产。不用說，这几个村的三千一百八十多亩土地，也都被



“老毡帽”抢夺去了。

后石陣村刘凤兰家倾家蕩产的悲惨事实就是中了“老毡帽”的这条毒計。刘凤兰家共有十五口人，十亩多地，人多地少，打的粮食年年不够吃用，于是央人說合租种了“老毡帽”家二十几亩地，因为家里人手多，并且都是勤勤恳恳地出力气人，每年的活还能做得过来，地种的也还不错，而打下点粮食，虽然一大半交了租子，但掺糠下菜的苦日子还能勉强維持。自从“老毡帽”施行了这条新“章程”以后，刘凤兰家的苦日子就越来越过不下去了，到最后弄得全家人五零四散。

那年春季，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，“老毡帽”叫狗腿子来威逼刘凤兰說：

“刘凤兰！老东家的地，你倒是还打算种不种啦？你要是不打算种了，就吭一声，还有人等着种哩！”

“种，种！不种全家人吃啥哩！”

“你要是种就趁早买头大牲口来。”狗腿子气势汹汹地又說：“老东家新立下的‘章程’难道你不知道？还装的啥二四迷。”

“眼下我实在是买不起呀。常言說，一头牲口半个家业。我要能买得起，不早就买了。”

“你快別給我来这一套，你不买牲口，我回去給老东家說一声，以后这地你就別种了。”狗腿子說罢扭头就走了。

狗腿子一走，刘凤兰心想，若是“老毡帽”一收回租地，一家人生活咋办，于是就紧跟着来找“老毡帽”。还没等刘凤兰开口，“老毡帽”就皮笑肉不笑地說：

“叫你买牲口是向你呀！你想想，你种地連本錢都舍不

得下，咋会把地种好呢？还是趁早买一头吧！”

刘凤兰听了这番话，真是哭笑不得，就说：

“可我眼下实在……”

“实在买不起是吧？你咋会那么死心眼呢！你不会先把你那地卖几亩，等把租的地种好了，家里有了余头，不是还能把地买回来吗？”

刘凤兰为了全家人的生活，在“老毡帽”又讹又压下，只好含着眼泪卖了二亩多地，买了一头骡子，才保住了租种的二十几亩地。不用说刘凤兰家那二亩多地又落到“老毡帽”手里了。

刘凤兰买回骡子后，日子更加不好过了。当时地方上不平静，“老毡帽”往外驮运东西，怕用自家的牲口在半路上被人抢走，于是就轮流派佃户的牲口给他出差。有一次，他派刘凤兰出去给他送东西，回来走到半路上，骡子果然被人抢走了。刘凤兰心疼牲口，回到家里就害了一场大病，可就是这样，“老毡帽”还是天天来催促他说：

“急、气管啥用，眼看都到大忙时候了，没有牲口使还能行？干脆趁早再买一头，要不了的话……”

刘凤兰听了，当然知道这后半句话是要说啥，于是万般无奈，就又滚着两行热泪，卖掉二亩地，买回来一头牲口。

就这样，刘凤兰先后由于牲口病死、调换，不到十年光景，把十几亩祖业地都卖给了“老毡帽”。地卖光了，“老毡帽”也收回了全部租地，一家人生活没了指望，就只有各自寻找活路，出外逃荒要饭去了。

趁荒年，榨尽农民滴滴血
笑面虎，穷人把他全看穿

在旧社会，穷人最怕的是灾年，但是地主老财，却巴不得能多过几个灾荒年，自己好发家更快一点。“老毡帽”当然也是一样，一遇上荒年，他不仅能够通过放粮、放帐来大量吞并土地，而且还可以拿着一碗半瓢残渣剩饭来换取外来逃荒户的劳力，叫他们给他开荒种地，来扩大出租土地。

光緒二十六年那年，老长工靳太新在原籍被一家地主辞退了。靳太新原先在这家地主家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，如今是头发花白，腰弯背驼，而家里呢，又是地无一壠，房无半间，加上当时又是灾荒年，日子咋过呢，没办法只得领着全家老小五口人，沿路要饭去山西逃荒。

当他们路过中石障村时，正好是中午时分，大人孩子都饿得跌跌撞撞走不动了。没办法靳太新只好拿着个粗碗来到一家大门楼跟前，叫喊着想讨半碗饭吃。正在院子里的“老毡帽”一听门口有人喊着要饭，就走了出来，他一看靳太新全家都是些干活人，就假慈悲地说：

“甭说一碗半碗啦，就是管您吃一顿，那值个啥。”

说完他就打发人给靳太新端来些剩馍剩饭，靳太新一家这边吃着，那边“老毡帽”又开腔了：

“看看你，年纪都这么大了，做啥事也不想想利害，像这种灾荒年头，逃到哪儿是个落脚地方啊！”

“有啥法呢！不出去逃荒就得活活饿死在家里呀！”

“我看这样吧！你也别出外逃荒了，村东边有我家一座

山，山上土很厚，你开开情种啦，轉轉年景，收成好了，你乐意給我分点粮食就分点，不乐意分就算了。眼下沒吃的，我可以先借給你几斗谷糠，这总比你出去逃荒强。”

靳太新听了果然打消了出去逃荒的念头，决定落脚在中石陣村。从此以后，就天天領着一家人起五更、搭黄昏地上山开荒，就是十冬腊月，北风呼呼叫，他們也沒敢歇过一晌工。就这样整整苦干了一冬一春，才开出来十几亩荒地，勉强种上了庄稼。可是快到秋收的时候，“老毡帽”眼看着靳太新的庄稼长得出色，就想出了主意，他先是把狗腿子找来吩咐了一番，然后坐在家里听动静。

这天，庄头来找靳太新說：

“这山坡地老东家早就許給我管了，他后来又让你开，是他老糊涂了，这季庄稼算是你白种啦！”

靳太新一听这话，脑子气得嗡嗡响，就去找“老毡帽”讲理，“老毡帽”耷拉着眼皮吱吱唔唔地說：

“对，对，这山坡早先是許給他了。不过你已經費那么大力气把它开了，不叫你种，也不合情理。我看就这么办吧，以后地还归你种，每季按四六成开租算啦！”

到这时候，靳太新才算真正認識了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“老毡帽”。可眼下不种这块山坡地，又有啥門路呢！想来想去，只好怀着愤恨答应下来。

像靳太新这样受到“老毡帽”欺騙的，前后共有四十来戶，这四十戶人家流血流汗一共給他开了一百六十多亩山坡地，“老毡帽”每年在这些外来戶身上就能榨取七十多石地租。
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穷人們也把面善心恶的“老毡帽”的

五脏六腑給看透了。他們互相傳說着“老毡帽”的惡迹，時刻關照着自已的階級兄弟不要再上鈎受騙，畢竟使得一些人少受了不少坑害。

在另一個災荒年里，本村劉春伏家母子兩個，整天出外要飯。臘月里，“老毡帽”家碾米磨面，殺豬宰羊，忙着過年，可劉春伏家照樣是蓋鍋不揭。“老毡帽”知道這回事以後，他心裡想：劉春伏家雖然沒了土地，但還有座破院落，于是就使人送去三升米，并叫那人對春伏娘說：

“老東家說啦，過年大正月里，出外要飯不容易，送來這些米你在家領着春伏吃罷，要是沒了再去取。”

春伏年幼不懂事，一看見米就笑嘻嘻地接着了，可是春伏娘心裡明白，等那人一走，他就把孩子叫到跟前說：

“‘老毡帽’是人面兽心，咱家從你爺時起，就因為吃了他送來的一斗爛米，欠下了債，以後年復年，利加利，硬把咱家七八畝地翻進去了。到你爹時，‘老毡帽’又騙着叫給他扛長活，後來直到把你爹折磨得生了重病，才把他一脚踢到門外邊……”

說到這里，春伏娘再也說不下去了，停了停她才忍着淚對春伏說：

“孩子，咱就是一餓兩半截，也不能吃他家一粒米。”

春伏娘說罷就把“老毡帽”送來的三升米原封不動地扔進了劉家大門樓。

“老毡帽”見他的陰謀詭計再也騙不着人了，而自己也像一堆臭狗屎，臭得再也沒人理睬時，就扑通一聲，癱倒在太師椅上，活像一只放了炮的癩蛤蟆。

旧社会，有錢能买鬼推磨
穷苦人，有理无錢受折磨

有一天，一个风水先生吃足了“老毡帽”家的好酒好肉，被“老毡帽”牵着鼻子出外轉游去了。他們轉到刘瑞书、宋玉林、刘二三家的宅子跟前时，风水先生用手一指說：

“我看这三家的房基作你的后楼院再好不过了。”

“是呀！”“老毡帽”奸笑一声說：

“先生說得对极了。”

第二天，“老毡帽”家的狗腿子宋老有按照主子的指使，到刘瑞书、宋玉林、刘二三家去說：

“风水先生說啦，你們这三家房基地选的不好，风水紧，克子孙，将来不是断子，就是絕孙，不如趁早往別处挪挪吧！”

这三家听了，知道是“老毡帽”使宋老有来捣鬼，就頂撞他說：

“俺这房基地座北向南，堂堂正正有啥不好，就是不好，那是俺自家盖的房，成的家，不管你咋說，俺也不往別处挪。”

宋老有狠狠地碰了一鼻子灰，就夹着狗尾巴来見“老毡帽”，并且加油添醋地把那些話都学說給了“老毡帽”。

“老毡帽”听完这些話，气得哼地一声从太师椅子上站起来說：

“好呀！穷小子們，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咱就走着瞧吧！”

接着他便把管帳的叫到跟前，悄悄地說：

“你去把帳房門打開，把抽斗里的錢拿出來放到別處，今黑上抓一把銀圓擲到他們三家門口去……”

管帳的按照吩咐辦了。於是，由“老毡帽”一手擺布下的災難就落到了這三家的頭上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“老毡帽”就揚言他家夜間被盜，丟了一百五十多塊現洋，並且拿着從劉瑞書、宋玉林、劉二家門前拾來的幾塊錢滿街亂竄，說是他們合伙盜了他家的帳房，並立逼他們倒出贓物。

劉瑞書他爺听完，頭上的火一冒多高，說：

“‘老毡帽’你個老狐狸，霸產不得又使這樣的奸心賴人，走！咱去縣上說理去。”

於是他們三家就準備了些干糧，連夜進城告狀去了。

宋老有把他們去縣告狀的事說給“老毡帽”，“老毡帽”听了嘿嘿一笑說：“我就巴不得他們去告我哩，他們這一去，這事不就算辦妥了嗎！”

可不是嗎，那時的縣官、州官不是“老毡帽”家的親戚，便是他家的朋友，這官司根本不會讓窮人打贏！

劉瑞書他爺、宋玉林、劉二進了縣城，好容易請人寫了張狀子，就匆匆忙忙來到縣衙門口。把門的見他們衣着破爛硬是不給往上遞，沒辦法劉瑞書他爺經人指點才把身上穿的一件藍布衫脫下來賣了，把錢塞給把門的，這樣才把狀子遞了上去。

狀子遞上去以後，他們幾個人整整在縣衙門口等了三天三夜，實指望能夠聽到個信息，哪知贓官既不調查，又不審問，最後却判了個：“三人合伙盜竊屬實，如不退出贓物，

馬上騰出房基地作賠。”

“县衙門貪脏卖法不讲理，咱到府上去告！”

刘、宋三家决心要和“老毡帽”斗到底。为了打官司，第一次三家各卖一亩地，官司打到府里，府里沒打赢，告到省里，还是沒打赢，最后三家把土地貼光了，剩下的房基地还是判給了“老毡帽”。

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，这三戶貧苦农民眼睜睜地看着自家的房屋被扒毀，家园被侵占，他們曾几次想扑过去和“老毡帽”拚了，但都被乡邻穷爷們拦住了。他們說，冤有头，債有主，总有一天会叫这个老狐狸連骨头带肉全都吐出来的。

雨过天晴，黑夜过去是天明。一九四四年，平地一声雷，共产党、八路军解放了中石陣村，从此这里世代代受苦受难的貧苦农民翻了身。他們斗倒了恶霸地主，分得了土地，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大步前进，生活一天天地好起来，但是他們絕不会忘記旧社会地主阶级对他們的压迫和剝削。人面兽心、口蜜腹剑的“老毡帽”虽然早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，可是今天一些地、富、反、坏分子，仍然继承着“老毡帽”的衣鉢，采用类似“老毡帽”的一些阴毒手法，妄图实现反革命复辟。人們从笑面虎“老毡帽”的罪恶史实中，当会受到应有的教益的。

（李 智插图）

撕开“好老官”的画皮

澠池县高级中学“四史”编写组整理

在河南省澠池县东北的高岭上，有一个茂岭村。在这个村子的正中间，座落着一排青砖到顶的大瓦房。这就是解放前号称“好老官”的大地主张铭坤的淫宫。

大地主张铭坤，原是一个封建老古董——清朝的一个举人。光绪末年，这位举人老爷通过多方贿赂，混到了一个州官的职位。后来，由于他和巡抚勾心斗角，被摘掉了乌纱帽。张铭坤虽然前后只做了三年半的州官，但是在任期间，贪污盗窃，敲詐勒索，刮尽了民脂民膏，积下了万贯家财。后来他就用这笔钱财，一方面在上海、西安、兰州、陕县、澠池等地开设商号，大做投机买卖；一方面又勾结反动官僚，在陕西、河南之间私贩烟土，贱买贵卖，牟取暴利。与此同时，张铭坤还乘灾荒年景，买地、放帐，兼并了穷苦农民的大量土地。当时，茂岭村共有二十八户人家，十五六顷地，四家地主占了十三四顷，而其中张铭坤一家就占了十顷多。

张铭坤的家产，都是用极端残忍的手段，从穷苦农民那里掠夺来的。张铭坤的万贯钱财，浸透了穷苦农民的鲜血。

可是，张銘坤在吞并穷苦农民的财产时，却总是装出一副伪善面目，千方百计地欺骗广大群众。也正由于他做过官，又很会伪装，所以“好老官”这个外号，也就在这一带群众中传开了。其实，这是广大群众对他的讽刺、挖苦。

那么，这个所谓的“好老官”，又是怎么伪装，怎么坑害群众的呢？

张銘坤不论做官不做官，总是穿着长袍馬褂，黑鞋白袜，走起路来，摇头摆尾，摆出一副斯斯文文的“正人君子”的样子。遇到街坊邻居，也是长幼有序、彬彬有礼，总要装出一副笑脸来问长问短、称兄道弟一番。谁要有事到了他家，不论穷富老少，张銘坤总是亲自打躬让座，端茶递烟。倘若穷苦农民向他借钱，不论借与不借，张銘坤总是花言巧语，把人打发得“满意”而去。如果借债户有房有地，他就满口答应；如果借债户无房无地，他就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说：“眼下手头太紧，实在难以解囊相助，若是有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！”

再拿开设赌场来说，这也是张銘坤坑害穷苦农民的一个花招。

张銘坤开设赌场，不论穷富长幼，赌钱时，他总是亲自到场，“殷勤奉陪”。张銘坤心里想：这样可以给人留下一个我待人“不分等级”的“好印象”。奇怪的是，每次开赌，总是张家三个人，一个外边人。这种赌法，其实是张銘坤的一条鬼计，因为这样便于张家三个人合伙起来讹诈一个外边人。

每次赌钱，张銘坤除了强拉村子里一些农民来参加外，更多的是威逼他家的长工、佃户来赌钱。长工、佃户们要是

不愿意去，张铭坤就带着威胁的口气说：“既种我家田，就是一家人，你不来，就见外了。”意思是说：你不赌，就不是“一家人”了，地也别种了，也别在我家干活了。有些长工、佃户就是在张铭坤的威逼下，硬着头皮，提心吊胆地来到张家应付场面的。结果，有些被强拉到张家赌钱的长工、佃户，辛勤劳动一年而得来的一些粮食、工钱，全被张铭坤讹骗了去。农民张三黑的三十亩土地，也是这样被张铭坤全部霸了去的。

要是遇到穷苦农民家锅不揭盖、唇不沾米，托人说合要把地卖给张铭坤的时候，他总是对这些穷苦农民说：“地是咱的命根子，咱就指望这几亩地过哩，现在把地卖光了，以后的日子咋过，你们想过没有？再说这时候我要是买了你们的地，说不定别人还会说我乘人之危，落井下石哩！”

其实，张铭坤是看准了这家穷苦农民的难处，才跑来假装菩萨的。他的真正目的，是为了进一步压低地价。因为张铭坤知道，在茂岭村，他不买地，别人是不敢出头买地的。所以，张铭坤就故意推让，拖延时间，等到地价降得只值仨核桃俩枣了，张铭坤才装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说：“既然你们实心实意想卖，我就照顾你们一次吧。地，我先买下，要是别人说闲话，也只有我来背黑锅啦！”张铭坤就是这样，坑了人还得让人买他的“好”，感他的“恩”。

张铭坤除了在“照顾穷苦农民”的幌子下，乘人之危，吞并穷苦农民的土地，还在青黄不接之际，通过“放钱放粮”，坑害穷苦农民。

每逢青黄不接，穷苦农民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，张铭坤就看准了有房有地的户，亲自找上门来假惺惺地说：“人是

鉄，飯是鋼，一頓不吃心發慌。你們眼下這樣困難，我們都是四鄰鄉親，我不能見死不救。你們情到千秋糧行去啦，就說我說的，借錢、糶糧都可以，借多少，糶多少，你們自己看着辦吧！”

張銘坤放錢放糧，自己是從來不直接出面的。他是把錢糧放在千秋糧行，由千秋糧行出面放帳的。這樣，可以把責任推給千秋糧行，自己從中裝好人。

張銘坤正是通過這種借刀殺人的陰險手段，又給自己臉上塗了一層脂粉。

張銘坤放錢放糧有兩種坑人說人的辦法。一種辦法是借了錢還債時，以錢頂糧，按錢還糧，利息二分。第二種辦法是借了糧還債時，以糧折錢，按錢還糧，利息二分。由於張銘坤勾結奸商，操縱市場，抬高糧價，所以麥收、秋收前後，糧價差額很大。張銘坤就利用這個巨大的差額，對窮苦農民進行殘酷盤剝。

張銘坤放錢放糧給窮苦農民，他是有“選擇”的。要是房有地的戶，他是親自上門，死賴活纏地非要借給人家；但對於無地無房的戶，他是花言巧語，死活不借。

有一年春天，農民韓三娃一家四口人，生活困苦，鍋底朝天，實在維持不下去了。這時候，張銘坤就親自上門，裝腔作勢，“問寒問暖”，還當即“慷慨解囊”，答應借錢。韓三娃明知張銘坤的利息重，辦法毒，但由於生活的逼迫，還是含淚到千秋糧行借了錢，並隨即在那裡糶了六斛糧食。

這年春天，韓三娃一家起五更、爬半夜，想着把庄稼種好點，收了麥，還了地主的債，再維持到秋，遇着個好收

成，一年也就可以闖过去了。誰知麦收时，张銘坤操纵粮行，使粮价猛跌。韓三娃家揚場那天，张銘坤的管家，早就守在場里。等場剛揚好，他一拨拉算盘，按錢折粮，連本帶利扛走了四十五斛。天哪！一两个月的時間，张銘坤就盘剝了韓三娃家三十九斛粮食。韓三娃的父亲眼看着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一点粮食，全被张家財主搶走，今后生活无着，心里如同刀絞。后来，这一家终于全家逃往黄河北要飯去了。

农民韓茂昌，在茂岭村，也是一戶有地有房的小戶人家。在平常年景，一家人半年糠菜半年粮，还能勉强維持下去。要是一遇上天灾人祸，就会立即鍋蓋不掀、吃用无着。有一年，韓茂昌的父亲生了重病，韓茂昌只得揭了张銘坤的錢。誰知这笔錢還沒还清，又遇大旱，庄稼顆粒无收，全家立即陷入了絕境。为了保住一家人的生命，韓茂昌只得央人說合，把地卖给张銘坤。张銘坤一听韓茂昌要卖地，他先是装着高低不买，还假惺惺地对說合人說：“茂昌欠我的錢，我也沒有叫他立即还，再說我們都是亲戚邻居，我怎能买他的地呢？”后来，經說合人好說歹說，张銘坤才算吐了口，答应把地买下。可是事后他到处对人說：“我手里也是紧啊！要不是茂昌眼下实在过不去，我怎么也不能买下他的地。我是看他实在困难，才算照顾下了。”就这样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，韓茂昌的三間房子、十五亩地，全被张銘坤“照顾”去了。韓茂昌沒有办法，只得給另一家地主当了佃戶。

穷苦农民张改成的二十多亩地，张改成他三叔、五叔家的三十多亩地，以及其他一些穷苦农民的地，都是像韓茂昌家那十五亩地一样，陆陸續續被张銘坤一块一块地霸去了。

张銘坤就是凭着这种假慈悲的手段而发家的。

张铭坤平时还满嘴“仁义道德”，装出一副“正人君子”模样，而做起事来，又是男盗女娼，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衣冠禽兽。

张铭坤家里，经常雇有七八个长工、丫环。其中有一个叫董三甲的长工，是张铭坤的姨表兄弟。董三甲来到张铭坤家表面上说是“请姨表兄弟帮帮忙”，其实董三甲吃的住的干的同长工一样。一年到头，吃尽苦，出尽力，却没有一个工钱。董三甲夏天光着身，冬天露着肉；十冬腊月盖的是破棉被，睡觉时得一片一片往身上盖。

有一年冬天，下着大雪，三甲身上穿的还是露着肉的夹衣，脚上穿的还是前后露脚的破单鞋，冻得三甲浑身上下直哆嗦。就这样，地主婆母老虎还要三甲前院跑后院，后院跑前院，不停地为她干活。三甲冻得实在熬不住了，就向地主婆说，想要件破棉衣披披。母老虎立即瞪着两眼说：“冷？干活勤快点就不冷啦，还出汗哩！”三甲一听，气得指着母老虎说：“我给你们一年干到头，工钱没一个，寒冬腊月，你们连件破棉衣也不给，你们算是什么亲戚啊！”母老虎被说得脸红耳赤，下不了台，随手拾起一块砖砸过去，把三甲的右臂砸断了。这时，张铭坤这只老狐狸连忙跑到三甲床前说：“这件事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这全是女人家心眼小，脾气暴。咱们还是亲戚哩，怎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亲戚呢！你好好调养吧，想吃什么情说啦！”事后，张铭坤就躲在深宅大院里再也不露面了。还是几个长工，见自己的穷弟兄病倒在床，无人照应，瞒着张铭坤和母老虎，给三甲端吃端喝，才使三甲慢慢恢复了健康。其实母老虎干的坏事，有不少是张铭坤在暗地里出的主意。可是张铭坤却在乡邻面前喋喋不休

地說：“三甲和我是姨表兄弟，咱還能虧待他！咱就是不忍心他餓死在家里，才把他請來幫忙的。”

真是老鵝給自己画像，硬要把自己画成一只鳳凰。

倒賣了環、摧殘了環，是張銘坤這個“正人君子”干的另一樁“好事”。

據統計，被張銘坤買了賣、賣了買，賤買貴賣，經常買賣、糟踏的丫環就有二三十個。張銘坤家的丫環，都是張家乘災荒年月，用十塊八塊銀圓買進來的勞苦農家親骨肉。當這些勞苦人家的姑娘，在張家受盡折磨，被禽獸不如的張銘坤糟踏够了的時候，張銘坤再以三四百塊銀圓賣出去。

張銘坤為了掩蓋自己的丑行，曾絞盡腦汁，想出種種迷惑人們耳目的陰險手法，來粉飾自己的禽獸面目。

有一個在災荒年月被強買到張家的名叫巧云的丫環，到張家不久，她就看透了張家老小的豺狼嘴臉，所以經常提心吊膽，細心防備。誰知就是這樣小心謹慎，無恥透頂的張銘坤，還是把巧云奸污了。後來巧云懷了孕，張銘坤怕丑行外露，就以三百八十塊銀圓，將十八歲的巧云賣給外村一個六十多歲的大地主吳長太做了小老婆。

丫環梅香，也是窮人家的孩子，自從被張銘坤強買到張家後，過的是豬狗不如的非人生活。後來，當梅香被張銘坤糟踏了以後，張銘坤又以二百塊銀圓賣出去。張銘坤在出賣梅香以前，先叫自己的四姨太把梅香認成“干閨女”，在梅香被賣時，又陪送些破箱爛櫃當“嫁妝”，再叫來一頂破轎，幾個吹鼓手，吹吹打打，招搖過市，想在窮苦農民面前落個“好名聲”。張銘坤就是這麼一個陰險毒辣的笑面虎。



但是，当这些丫环、使女一旦生了病，对他无用的时候，他就会伸出血手，活活把人害死。

丫环銀福就遭到了这样的毒手。銀福十八岁那年，由于平日劳累过度，生了重病，身子一天天坏下来，到后来病得連路也走不动了。就这样，张銘坤和母老虎不但不給銀福治病，还强迫銀福照常干活，不干就不給飯吃。銀福在张銘坤的摧残下，病情越来越严重。就在这时候，平日里滿嘴“仁义道德”的张銘坤，竟残无人性地把銀福抬出去活埋了。但是，恶魔总是恶魔，不管他怎么伪装，終久会露出原形。受迫害的穷苦农民，总会在亲身經历中識破他的鬼把戏，起来进行反抗的。受害的佃戶史双成，在他临死前对床前的穷哥們說：“张銘坤是好話說尽，坏事做完的家伙，咱們哪一个沒有受过他的欺压！他家的财产哪一点不是搶劫咱穷人的！我虽然不行了，不能和你們一起斗倒这个豺狼，但愿你們擰成一股绳，同这只老狐狸斗到底，也給我出出这股冤气！”

茂岭村解放以后，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，撕下了张銘坤伪装了几十年的画皮，使张銘坤露出了赤条条的豺狼原形。

直到現在，茂岭村的农民群众还没有忘記张銘坤的罪恶。他們說：“张銘坤虽然早已埋进土里，但张銘坤的吃人嘴脸，我們一輩子也不能忘掉！”可不是嗎，今天那些不死心的阶级敌人，不也是耍的张銘坤早已耍过的那一套鬼把戏嗎？

人民江山人民保，我們可要警惕啊！

（王今栋插图）

两面三刀的王五瞎

中共舞阳县委宣传部整理

王廣魁是舞阳县曹集的恶霸地主。他叔伯弟兄五个，数他最小，所以他经常自称“王老五”。可是，广大群众看他心毒手狠，又长就的一副怪相，秤锤鼻子扁嘴巴，两只烂眼成天眨巴眨巴的，暗地里不是叫他“五閻王”，就是叫他王五瞎。

据说，清同治三年，当捻军打到舞阳县城时，王五瞎的祖父王广明知道捻军是打富济贫的农民军，唯恐当地的农民群众和捻军结合，就散布谣言说：“土匪打进了县城，见房就烧，见人就杀，大家快跑吧！”就这样威胁着农民和地主一起逃到了南鸡山寨。数日后，捻军包围了南鸡山，命令地主豪绅缴纳金银，周济穷人。王广明一看形势不妙，一面将自己隐藏在寨内的粮食，分散给穷人，企图进行收买；一面装扮成穷苦农民去见这支捻军首领，说寨内并没有地主豪绅，都是农民，要求捻军撤走。不久这支捻军因为有别的任务，就离开了南鸡山。从此以后，王广明到处宣扬自己“为民除害”的“功劳”，敲詐了大批民财。随后他就给他大儿王聚年、二儿王延年，买下了文武秀才的臭“功名”。王广

明在得了官势之后，不几年工夫，就从农民手中掠夺来五百多亩土地。

王五瞎就是生在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地主家庭中的。到王五瞎这一辈，王家家族和亲戚的官势更大了：他的二哥王慕棠是伪河南省的参议员；他的三哥王赞棠是伪舞阳县警察局的局长、商务会长和北舞渡的区长；他的外甥史晰琅是伪尹集区的区长；他的侄子是山西省某县的伪县长。他自己也当上了曹集寨防局的局长，控制了方圆一百多个村庄、十二个保的大权。

王五瞎从他祖宗那里学来了坑害群众的毒辣手段，依仗着以上那些恶势力，张开血口，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压榨，在短短的几十年中，就成了一个有三十多顷地、千余亩山林草坡、十几座商店、家丁打手五十多名、枪炮四十多件的大恶霸地主了。

在短短的几十年中，王五瞎是怎样掠夺来这么多产业的呢？揭开这家伙的罪恶事实看，原来王五瞎从他祖宗老子那里继承了两套强盗手段：一套是仗势强霸，明抢明夺；一套是要弄花招，坑骗穷人。就在王五瞎这两把尖刀下，不知道有多少户农民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。怪不得解放前这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控诉王五瞎的民谣：

王五瞎，大恶霸，
秤锤鼻子扁嘴巴，
腰藏两把刀，
软硬一齐下，
向谁笑三笑，
人亡又倾家。

这真是逼真地揭露了王五瞎的狰狞嘴脸和残暴罪行。

现在，就请大家看几桩王五瞎的血腥罪恶事实。

仗 势 霸 产

王五瞎原来是曹集南王五麻庄的人，后来由于他弟兄们出外当官的当官、上学的上学，他一个人不敢住在那里，就搬到了曹集住。这个赖渣一闖进曹集，这里的贫苦群众就大祸临头了。

和王五瞎住邻近的一户农民刘明志，一家五口住在三间破草房里，全靠种地糊口。王五瞎看刘明志的宅地、房子，正座落在东街、南街的交界处，地点好，就一心想霸过来。他先是派狗腿子逼刘明志卖，可是倔强的刘明志坚决不卖。王五瞎恶狠狠地说：“不识抬举的穷酸，我一个钱不出，你也得把宅地、房子给我！”不久，王五瞎就把刘明志的大儿拉走，顶了壮丁。

正当刘明志夫妇为大儿被拉走而痛恨的时候，几个狗腿子闖进家门，奸笑着说：“有人告了你们，五爷有话要问！”刘明志正要说话，狗腿子上前就把他两口绳捆索绑地拉到了寨防局。

原来王五瞎说谁告了刘家，只是个抓人的借口。当刘家夫妇被抓来后，王五瞎不容分说，就叫他的打手把刘家夫妇打了一顿，然后直接强逼卖宅卖房。刘明志夫妇愤怒地骂道：“王五瞎，你丧尽天良，不得好死！告诉你，要命有两条，你要想霸占俺的房地，俺死也不让！”

王五瞎咆哮如雷地喊道：“住嘴！”立即夺过狗腿手中

的鞭子，向刘明志身上拼命地抽打。刹那间，刘明志被打得皮开肉烂，血迹斑斑。在昏迷中，他还在断断续续地喊道：

“绝不能让他抢走……”王五瞎气急败坏地喊道：“再给我吊起来打！看看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皮鞭硬！”狗腿们七手八脚地将刘明志夫妇吊在半空中，皮鞭像雨点一样落在他们身上，顿时刘明志夫妇都被打得昏了过去。王五瞎一看时机已到，立即叫打手放下刘家夫妇，从衣袋中掏出事先写好的卖宅卖房文约，抓住刘明志的手指按了个手印。

刘家宅基和房子被抢走后，刘明志只得带着妻儿老小，到处流浪。而王五瞎却在洒着刘家血泪的土地上，盖起一所高大的瓦房，挂上了“德胜涌”油坊的招牌。

农民徐昌明，一家五口人，住着三间破草房，种着二亩地。因为母亲岁数大，女儿才一岁多，有个弟弟又是个半病子，家务事全凭妻子来照料，一家的生活全靠昌明一人来承担。昌明有三间房夹在王五瞎的房子正中间。王五瞎为了将昌明的房子霸过来，也是采取迫害刘明志一家的手段，将昌明拉走顶了壮丁。

徐昌明被抓走以后，由于挂念妻儿老小，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回来。本来，王五瞎抓徐昌明的壮丁，目的是以后霸他的房产，这次徐昌明跑了回来，岂不是妨碍他的下一着棋吗？所以当王五瞎听说徐昌明回来了，就连忙又派人把昌明抓走了。就这样，昌明一连被抓十几次。因为王五瞎霸产心切，所以当昌明最后跑回来那一次，王五瞎十分气急地闯到昌明家，指着昌明的鼻子恶狠狠地说：“这次抓你走，你要再跑回来，我非枪崩你不可！”从此以后，昌明被抓走就再也没有音信了。这样一来，昌明家少吃无穿，生活非常困

难，母亲被活活饿死，妻子被迫嫁了别人，女儿也卖了，病弟弟也不知死在哪里。王五瞎为了霸产，就是这样把徐昌明一家人害得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七零八散的！

王五瞎用这种明抢明夺的手段，在曹集就掠夺了六十亩宅地、二百多间房。我们想想看，在这样的残酷掠夺下，哪有穷苦人民的生路啊！

饱吸长工和佃户的血汗

王五瞎从农民手中夺来三千多亩地以后，就以这些土地对农民进行着更加狠毒的盘剥。可是，这个狡猾的狐狸还要尽花招，来隐藏他那血淋淋的魔爪，说什么他家“素以勤俭为本”“一向与民共苦”等骗人鬼话。据说，王五瞎的确有时起的很早，但他起的早不是为的别的，是为了监督长工给他干活。这家伙一起来，就掂着皮鞭到田地里去转游，见谁干活稍有怠慢，就劈头盖脸地打起来。也有时，他故意跑到长工的饭场里，掰块糠菜馍塞到嘴里，可是据当时长工说，这一口馍王五瞎就得半个时辰嚼，最后还是一走出饭场就吐了出来。这大概就是他说说的“勤俭”和“与民共苦”吧！

在这里且不谈王五瞎这套鬼话是多么露骨的虚伪，咱只要看看他是如何残酷地压榨佃农和长工的事实，就可以看出这家伙的狠毒嘴脸了。

王五瞎向佃户进行剥削，主要采用了两种办法。一种是，佃户辛勤劳动出来的果实，要交给他一半的地租。那时没有给王五瞎当过佃户的人，听说只交一半地租，还认为这种剥削不太厉害，可是只要一给他当上佃户，就会知道这种

“对半分”的名堂是多么厉害。王五瞎给佃户制定了一套狠毒的“条约”：凡种地下种，必须用他的种子，到收庄稼时二倍偿还；逢年过节，佃户得给他送礼；佃户除给他种地外，还得给他家作无偿劳动；佃户每种一亩地，得交两块银圆的稞金……。其中别的不说，光送礼一项，就能把人剥个净光。佃户们每年至少得给他送三次节礼（端午、中秋、春节），要是遇上王家有个婚丧事，那送礼的次数就更多。佃户们所送的礼，都必须要是王五瞎所喜欢的东西，否则他就不收，说佃户看不起他，就会借故把佃户摆弄得倾家荡产。明着看，佃户们虽然分了一半粮食，结果年年得向他借债，年年得累利息，不到几年就会被剥得光光的。

王五瞎剥削佃户的另一种办法，就是把地以“拉边地”的形式租给佃户们种。所谓“拉边地”，就是王五瞎拿土地、牲口、大件农具和种子（种一还二），不管伙食，让佃户们自带小件农具，给他种地。佃户们除全家给他劳动外，还得负担修理农具、农忙时雇短工的费用。夏秋两季打下粮食，王五瞎先加倍地扣除种子，然后再按他规定的比例“分”粮：夏季每打一石，他夺去八斗，佃户只得二斗；秋季每打一石，他夺去七斗，佃户只得三斗。这样微薄的收入，佃户们怎么能维持住生活呢？所以，一年到头，都得吃糠咽菜，忍饥挨饿。

但是，王五瞎的剥削并不止这些，他还要进一步压榨。他规定种他“拉边地”的佃户，除种好所租的土地外，农闲时还得到他的木工厂、榨油厂去干活。给王五瞎种“拉边地”的有六家佃户，都是经过挑选的身强力壮、手艺齐全的好把式。每逢农闲期间，王五瞎就逼迫他们去木工厂做棺

材，并規定五天必須做成一口，只管飯不給工錢。光這一項，王五瞎从佃戶身上不知榨取了多少血汗。

另外，他还巧立名目，搞了六十亩“体己地”。这六十亩“体己地”都是上等地，全能种收入高的經濟作物。他規定，給他种“拉边地”的佃戶，必須給他在“体己地”里进行无偿的劳动。就这样，佃戶們都是整年又累又餓，瘦得皮包骨头。而王五瞎仓库里的粮食，年年都是堆积如山，霉烂成堆！

王五瞎对待长工同样是刻薄、狠毒的，我們且看事实。

刘庄有个农民叫张寄生，家中只有他夫妻两口。王五瞎看他身强力壮，就强迫他当长工。张寄生为了养家糊口，来到王家后，真是日不歇、夜不眠地干活。可是，貪得无饜的王五瞎，还是嫌干的少，老是找岔子。那年十冬腊月，张寄生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，家里吃的穿的都沒有。寄生妻捎几次信，要寄生回来看看，可是王五瞎总是恶狠狠地說：“吃着我的飯，回去伺候你老婆，想的怪美！”后来寄生妻生孩子后，連餓带冻，又沒人照顾，得下了重病，很快就死了。张寄生听說妻子死了，当天夜里就悄悄地跑回家里，把妻子的尸体用张破席片卷着埋了，又把小孩交給一个穷邻居撫养起来，然后就趁天不明赶回王家。

此后，寄生經常怀念为生活逼死的妻子。一閉上眼睛，他就看到一个面黄肌瘦、骨瘦如柴的女人，抱着孩子站在面前。滿心的悲憤，加上饥寒的折磨，沒多久他就臥床不起了。王五瞎一看寄生有了病，就狠毒地說：“我不能白养活穷酸！养条狗也能咬咬人，养你张寄生干啥！要不能給我干活，就給我滾！”这年春天，张寄生就憤怒地离开王家寨

穴。可是，病重的寄生回家后，連气帶餓，沒多久也被折磨死了。

还有个长工叫韓把，是山西省人。由于他在家跟当地地主打了官司，被逼跑了出来。王五瞎看他身强力壯，沒有牽挂，就把他抓来当长工。韓把一直給王五瞎赶了四十年大車。后来王五瞎看韓把年老多病，眼看不能干活了，就在一年冬天把他赶了出去。韓把孤单一人，只得拖着衰老的身体，到处討飯。

王五瞎对童工的压榨，同样是残酷的。十二岁的要飯小孩张培章，被王五瞎抓去放猪。张培章在王家吃的是残羹剩飯，做的是牛馬活，除了放猪外，夜里还得干杂活，白天夜里都睡不成觉。由于繁重的劳动，加上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张培章来王家不久就面黃肌瘦，成了一个小骨头架子了。

有一天，寒风呼嘯，大雪紛飞，王五瞎恶狠狠地对张培章說：“下雪天你待在家里白吃飯，可怪舒坦，快給我放猪去！”张培章看遍地深雪，根本沒法放猪，就憤怒地和王五瞎讲理。王五瞎一蹦多高，破口大罵：“你吃我的飯，不給我干活，我非打死你不可！”罵着就掂起棍子沒头沒腦地打了起来。张培章瞪着一双火一般的眼睛，大声說：“五閻王，你橫行霸道，欺压穷人，老子要飯也不給你干了！”当天，这个孩子就跑出了这个人間地獄，繼續要起飯来。

在“利民”牌号的后面

經營商业、開設工厂和兴办学校，是王五瞎剝削和残害群众的一把尖刀。为了掩人耳目、欺騙群众，这家伙曾将他



所有的商店、工厂挂上了“利民”的騙人招牌，并恬不知耻地說，他開設商店、工厂都是为了“方便百姓”。那么，他到底是怎么个“方便”百姓的呢？

在曹集街上，王五瞎垄断了整个市場，別說是卷烟厂、木器鋪、鉄工厂、酒厂、油坊、粮行、杂货鋪、花布店是他的，就連豆腐店、药店，甚至理发店也被他控制在手里。一个小理发店，他每年都要从中榨取一千斤麦和两千斤谷。因此当地群众都控訴道：“王五瞎，是蒼蝇，見血見肉飞不动；坑群众，害百姓，大小生意做个淨。”

由于王五瞎垄断了曹集一带的經濟命脉，因此他可以為所欲为，各种物价想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。如金針菜，別的地方卖五角一斤，他就卖一元五角。可是每当粮食登場后，他就通过粮行，在“代客买卖”的幌子下，压低价錢，大量买进农民的粮食（当时并不給錢），一直等到粮食运到外地高价卖出后，才給农民算帳。当地农民如果不卖給他，就得背着粮食到很远的地方去卖，那样，一要花盘費，二要耽誤干活，所以农民只有咬住牙把粮食卖給王家粮行。

王五瞎的油坊有五間門面大，屋里排着十几口大油缸，另外还有榨油屋和倉庫；榨油工人达十五名，一年到头不歇工。王五瞎的油坊所以能开得这样大，因为他有一套榨取农民血汗的鬼办法：解放前这一带盛产芝麻。芝麻一下来，王五瞎就派狗腿子套上車，到附近一百多个村庄挨門收芝麻，石二八斗的收，三斗二斗的他也耍。农民們将芝麻交給王家油坊后，就得按王五瞎規定的換油比例取油。为此，王五瞎总是說：“这都是为了方便百姓。”可是，給他打油的工人知道这句话的内幕，他們說：“这座油坊除了能供王家吃

油外，每年都能驅來二百多石芝麻。”

王五瞎的雜貨鋪和木器鋪，對群眾的坑害更是厲害。誰家有個婚喪事，即使手裡沒錢，只要有房有地，都可以到他鋪子裡去“賒購”。可是，一到年終，王五瞎就逼着賒欠戶，拿着房約地契去給他算帳。許多群眾的房產土地，就是這樣被他霸占去了。

這裡有一戶農民叫王狗，家有四十多亩地、一處宅子，沒兒沒女，只有老兩口過日子。當王狗害急病死后，王五瞎馬上就起了霸業的惡意。他看到王狗雖然沒兒沒女，可是近門的很多，不好硬霸明吞，就想了一個圈套。那天，王五瞎去給王狗“吊喪”，看到王狗的屍體還沒裝殮，就對王狗的妻子假惺惺地說：“老人操勞了一輩子，無論如何也得用口好棺材呀！”王狗的妻子一面哭一面說：“現在一個錢也沒有，別說好棺材，就是壞棺材還沒錢買哩！”王五瞎一看時機已到，就說：“你咋不早跟我說呀，有我王老五在，還能叫你作難！去，快找人到我木匠鋪里，挑那最好的棺材抬來一個。”當王狗埋葬以後，王五瞎又假裝關心地对王狗的妻子說：“現在你家就你一個人了，搬到我家去散散心吧。”王狗的妻子沒有識破王五瞎的陰謀，就搬到了他家居住，可是沒有多久，就被王五瞎給折磨死了，全部家產也就成了王五瞎家的了。

據說，王五瞎光用這一手，把遇有婚喪事的群眾弄得傾家蕩產的，就達數十家之多。

除了開設工廠、商店來坑害群眾外，王五瞎還打着“辦教育”的黑旗，來搜刮民膏。他曾在曹集辦起一所学堂，照他的話來說，這也是為了“方便百姓”。可是，當地群眾誰

都知道，光他通过“办学”，就霸占了三百亩土地。

小“恩”小“惠”害穷人

詭計多端的王五瞎，經常使用小“恩”小“惠”的办法来誘騙穷苦农民。

“舍”飯，是王五瞎常玩弄的一手。每逢灾荒年景，王五瞎就到处張貼布告，施行“舍”飯。他“舍”飯为什么还張貼布告呢？原来当地的群众都知道他这个騙人的把戏，誰都不愿上当。为了招人上鈎，于是他就到处張貼布告，宣揚自己的“美德”，招引不摸底細的远路穷人。

一九四二年遭年饑时，王五瞎“舍”飯的布告貼出后，远路的灾民，当然不了解他这个花招，所以，三五成群来到曹集。而王五瞎呢，每天只“舍”一点酒糟和霉花（打荞麦揚出的烂花）煮成的稀湯。他共“舍”一个多月的飯，仅仅用了三石谷。不少灾民連冻带餓，丢掉了性命。据当地群众說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为吃“舍”飯而死的灾民，足有三百多人。可是王五瞎假借“救济”灾民的名义却詐騙来一百一十石粮食。

王五瞎常玩弄的另一手是“开賞”。王五瞎的长工和店鋪里的伙計，有近三百人。这些人在王家，成年掬力流汗，只能混上个糠菜飯，难得一个工錢，許多长工进王家大門不久，就赶快逃跑了。王五瞎为了让长工无偿地給他劳动，除用抓丁来威胁长工外，还使用“开賞”这一手来迷惑人。譬如逢年过节时，王五瞎总要“賞”給男长工块二八角錢，“賞”給女长工一条毛巾或一个破布衫，偶而还拿出大包

烟，給长工們一根吸，以此来收买长工的心。其实，长工們早看出这家伙所玩的鬼把戏了，不少长工拒絕領他的这种“賞”。

多方欺騙佃戶，也是王五瞎常用的手法之一。貧农刘彥灵是种王五瞎“拉边地”的佃戶，他既会种地，又会木匠活，身强力壯是个劳动的好把式。刘彥灵才到王家时，虽然当时讲明只种“拉边地”，可是王五瞎看彥灵老实可欺，就千方百計地拉攏他，經常使个小“恩”小“惠”：热天沒来，草帽就給准备好了；彥灵有个头疼脑热，不能干活，馬上就派人送药；看見彥灵淋了大雨，就“关心”地說：“快弄点烧酒发发汗，可別伤了身子骨了。”王五瞎就是使用这些小“恩”小“惠”，不但逼着刘彥灵到他的“体己地”里干活，还叫彥灵給他做木匠活，給他烧鍋做飯。刘彥灵这样一年到头地苦干，到头来連一个工錢也得不到。

王五瞎还利用封建家族观念，假献“慈悲”，誘騙穷人上鉤，而后进行詭詐。王五麻庄有个叫王娃娃的农民，住南鸡山寨西坡，年輕时終年打柴割草，生活还能过得去，年老以后因为干不动活了，日子困难起来。王五瞎看王娃娃沒儿沒女，又有几片山坡地和破房，就生了歹心。一年冬天，王五瞎骑着馬帶着狗腿子，来到王娃娃家。他一見王娃娃，就假仁假义地說：“我很忙，来不到你这里。你有困难为啥不找我去！只要有我王老五在，你啥也别愁啦。吃药，到咱那药鋪取去；沒粮吃，到咱倉庫弄去。咱都是一王家，我总不能看着让你們作难！”打这以后，王娃娃在不得已时，就到王五瞎家借个一升半碗；有时也到王五瞎的药鋪里取点药。一年以后，王五瞎就把王娃娃叫到家里說：“王娃娃，咱是一

个王家，一个老祖先，我王老五总算帮了你的忙了吧！今年你的日子不错，可是我手头有点紧，咱还是把帐清清吧。”说罢让狗腿子把算盘子一拨拉，一下算了一大堆钱。王娃娃听说要帐，头轰的一下差点没晕倒在地上，马上对王五瞎说：“当初你不是说，咱都是一王家吗？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王五瞎就嘿嘿阴笑了两声说：“亲是亲，财帛分嘛！”

“那我吃的还没有呢，用啥还帐呢？”“我念起咱都是一王家，吃亏占便宜也出不了外人。没钱还帐，就把你那西山坡的地和几间破房子顶上，余下的帐，咱都是一家人，那就算了！”说罢，王五瞎就立逼王娃娃写下了卖地卖房文约。王娃娃被王五瞎连地带房子讹诈干净，不久两口子就死在了山洞里。

人民的法网难逃

一九四四年，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的日本鬼子侵占了舞阳县城。王五瞎一屁股坐在鬼子的怀里，认贼作父，为非作歹。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后，王五瞎立即以重金巨款，贿赂伪河南省主席刘茂恩，给他儿子王杜买了个舞阳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黑官。自此，这家伙对广大群众的剥削和迫害更加疯狂了。但是，受压迫的群众绝不不甘心让他骑在头上任意残害，他们无时不在进行着强烈的反抗。

那年麦子将熟的时候，有一天王五瞎骑着大马，耀武扬威地从王五麻庄回曹集去。当他走到曹集南地时，天已经快黑了，他的狗腿子在后边一直没赶上来。这时，有个青年农民，背一支打兔子的猎枪在地里打猎。他抬头一看，见王五

瞎一个人走了过来，顿时怒火万丈，一个箭步隐蔽在一棵大树后面。等王五瞎走近时，他照准打了一枪，王五瞎一头栽下马来。那青年农民立即隐蔽在金黄的麦海里，刹时就无影无踪了。王五瞎的狗腿，一听枪响，急忙赶了过来，只见王五瞎正屁股朝天、脸朝下地趴在地上，便立即把他背回家中。这一次王五瞎的后脑门受了伤，到一九四六年，就一命呜呼了。

王五瞎死后，他的儿子王杜妄想为父报仇，利用特务组织，血腥镇压穷苦农民。但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，在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县城时，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爪牙王杜，就被人民捉拿归案。此后不久，我人民政府根据该犯罪行为和群众要求，在舞阳县城的大会上，当众枪决，为广大受迫害的群众伸雪了血海深仇。

（王今栋插图）

西沟一条蛇

中共荥阳县委宣传部整理

解放前，河南省荥阳县的西沟村，有个恶霸地主叫赵东。这家地主有一百多亩土地，和其他一些大地主比较起来，土地不算太多，但是，从他残害穷苦农民的罪行看，却和其他地主不分上下，一个模样。这家地主的一百多亩土地，都是赵东在二十年中，以种种恶毒的手段，掠夺穷苦农民的。现在，我们就来翻开赵东的罪恶历史，来看看他是如何残害广大穷苦农民的吧。

詭 詐

穷苦农民郑石碾，由于家里穷，娶不起媳妇，近三十岁的人了，还是单身一个。他一人种着二亩薄地，不够吃穿，只得推着小车，靠卖煤勉强糊口。

有一年八月的一天，他推着煤车出外跑了一整天，水米没有打牙，又饥又渴，回到家稍微缓了一口气，就往自己那二亩玉蜀黍地走去。这二亩玉蜀黍是他起五更搭黄昏用汗水浇出来的。郑石碾经过赵东的玉蜀黍地，来到了自己的地

里。他一穗挨一穗地摸着，总舍不得掰下来，可是，肚子里咕噜噜、咕噜噜地叫个不停，实在饿得难受。郑石碾狠了狠心掰下一穗，又狠了狠心，才掰下了第二穗……。他抱着玉蜀黍穗回到破窑洞里，点着柴火，烧了烧，啃了啃，就往麦秸窝里一钻，睡觉了。

郑石碾烧吃玉蜀黍穗的事被赵东发觉了，第二天一早赵东就强迫他的长工，到郑石碾家里搜查，诬赖郑石碾偷吃了他家的玉蜀黍穗。长工来到郑石碾家，在郑石碾的破窑洞外面随便转了一圈，扭头就走了。

长工回到赵东跟前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人穷志气长，石碾不会吃你的玉蜀黍穗。”赵东一听，凶狠地训斥长工说：

“笨蛋！你到他的茅厕里看看他屙的有没有玉蜀黍籽！”

长工坚决不去。赵东气势汹汹地亲自来到郑石碾家，拿根本棍在石碾的茅坑里翻了又翻，捣了又捣。

赵东终于抓到了“把柄”，并立即到伪保公所，给伪保长张田送了钱。赵东对张田说：“田，你可要帮帮大叔的忙呀，大叔不会亏待你。”

“有钱能买猴上树”。张田拿了赵东的钱，随即派两个保丁，把郑石碾绳捆索绑地带到了伪保公所。张田立即摆出一副凶相，硬说郑石碾偷了赵东地里的玉蜀黍穗。郑石碾没干这事当然不认，并大骂赵东企图霸占他的二亩地。张田立即叫保丁把郑石碾吊到伪保公所大厅的梁头上，拷打逼供。保丁们用水湿过的皮绳，狠命地向郑石碾抽去，抽一下，问一声。郑石碾忍住钻心的疼痛，闭口不言，弄得伪保长束手无策。后来，伪保长张田又强迫郑石碾的本家哥郑银、郑金中作保，硬叫郑石碾赔赵东八十串钱，并强迫郑石碾将自己

的二亩地，作价六十串錢算給赵东，另外二十串錢，写下文书，作为欠款。这样，郑石碾才被放了回来。

十一月間，郑石碾连气带餓，得了重病，整天躺在麦秸窝里不能动弹。这时候，窑外大雪纷飞，冷风飕飕，郑石碾冻得渾身发麻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，他暗暗地下定决心：“要活下去，有朝一日非报这个仇不可！”

由于郑石碾被赵东害得貧如水洗，自己吃喝都顾不上，哪里还有錢請医生看病呢！不到月把時間，石碾的双脚由于受冻过重，就全部烂掉了。

郑石碾原是西沟村的一条能担能挑的硬汉子，可是，他在赵东的残害下，不到三十岁，就失去了双脚，成了一个残废。穷苦乡亲们为了让郑石碾活下去，这家兑三十个銅錢，那家兑五十个銅錢，才把郑石碾安置到賈峪集上以卖烟为生。可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，郑石碾的烟摊，在地痞流氓的盘剥下，很快就把本錢全部貼光了。从这以后，石碾就用膝盖艰难地爬着出了賈峪集，沿村乞討。他这一出去，就再也没有回到賈峪集来。

郑石碾悲惨地死了，可是地主赵东却得意地笑了，他心里說：“这下子可再也沒有人跟我找这二亩地的麻烦了。”

誘 騙

赵东住的窑頂上，还有两孔窑，这就是农民张成的家。张成夫妇俩帶着两个孩子，种着十八亩地，日子还能过得去，可是不久就被赵东暗算上了。

一天早飯后，张成背着鋤头正准备上地，赵东連忙赶上去說：“去地呀，成，走，咱赶集去。”

张成是个勤俭人，他觉得不是过年过节，赶个啥集。所以他說：“正是鋤地的时候，哪还有闲心去赶集！你去吧，我不去。”张成說着，扭头就走。

赵东那绵羊鼻子抽了一下，上前死命地拉住张成說：“慌个啥，天时还早着呢，走吧，咱爷俩难得凑在一起，去集上轉轉，回来再鋤。”

张成被赵东死命抓住，也沒有觉察出赵东有什么阴谋，不得不放下鋤头說：“轉轉就回来，我可不像你那样，有那么多闲心去遊游。”說着，就被赵东拉到了賈峪集。

“走，到飯鋪里吃点东西再轉。咱輕易不赶集，赶集还不吃点啥。”赵东說着，又拉着张成进了飯鋪。一进飯鋪，還沒落座，赵东就摆出一副請人吃飯的样子，点菜要酒，还主动付了錢。

就这样，一次、两次……赵东連强迫帶耍賴地总是死纏着张成赶集吃喝。张成也觉察到赵东和自己不是一路人，同他来往不会有啥好处，但又觉得赵东有錢有势，惹了他就会招来灾祸，也就一次次地应付起来。可是，誰知赵东从第一次赶集起，就把所花的錢，一笔笔、一宗宗全記在了心里。到第二年三月，赵东走进张成的窑門，将赶集吃喝用的錢，再加上利息，一下子算了一大堆，立逼张成还帳。

张成万沒有想到赵东会来这一手，气得他瞪着两眼，死盯着那个像伸长舌头等骨头的狗一样的赵东，忿忿地說：“赶集是你硬拉我去的，吃喝花錢都是你出的主意，我不去你硬把我拖到飯鋪里，說是你請客，現在把这笔帳全賴在我

头上，你这是安的啥心！你说你赖成什么样子啦！”赵东一听就火了，说：“吃饭拿钱，我这又不是讹你。你要不认帐，咱们就到贾峪集上找张保长评理去！”张成被逼得没有办法，只得忍疼拿出三亩地抵了赵东的帐。

谁知这一年，张成全家四口人都生了病。张成到处向穷爷们借钱，可是那年头连吃的糠菜还没有哩，穷人哪里会有钱呢！眼看几口人的病越来越厉害，张成只得咬了咬牙，又借了村子里唯一的地主赵东家的阎王债。此后不到两年工夫，连本带利被赵东一下算了二十九石麦子。就这样，张成剩下的十五亩地，今天一块，明天一块，像割肉一样，全部被赵东霸占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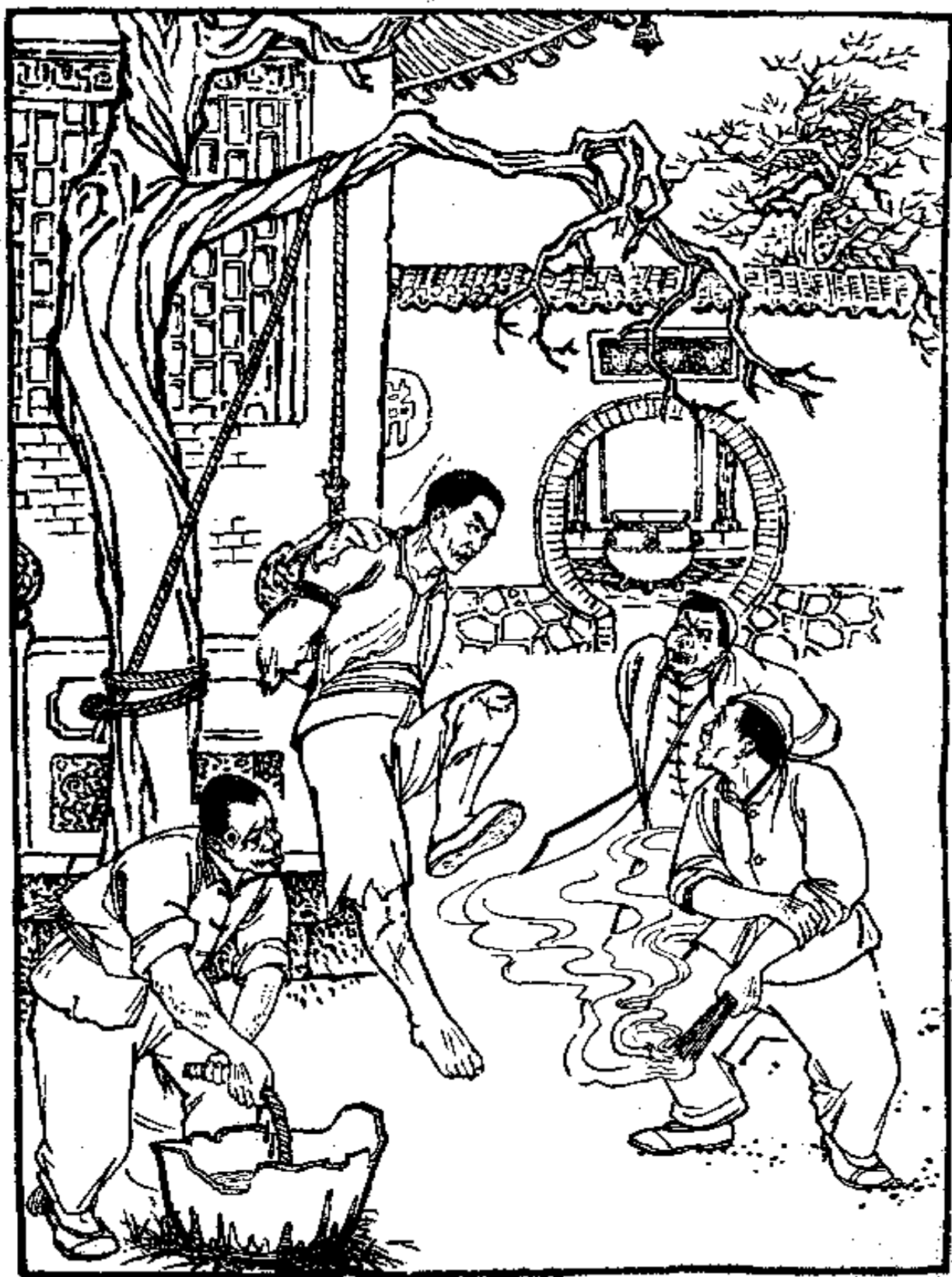
张成看看家里实在没法过了，就撇下妻子，往陕西逃荒去了。临走时他对乡亲们说：“将来有了钱，非把这十八亩地买回来不可！”张成走后，留在家里的老婆、孩子，只得挨村要饭过日子。

“非把这十八亩地买回来不可！”这句话被赵东听到后，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他十分害怕张成将来一旦有了办法，再把地产弄回去。已经到了嘴里的肉，赵东这条赖狗是怎么也不愿意吐出来的。

一九三〇年二月，贾峪集遭到土匪抢劫。正巧，遭劫后没过几天，张成和一个姓郭的穷朋友，从陕西回到了家里。张成这次回来是准备搬走老婆和孩子，到陕西去安家的。

赵东一见张成回来，认为动手的时机已到，连忙和当地的反动会道门“红枪会”勾结起来，诬赖张成是土匪，把张成和那个姓郭的五花大绑带到了贾峪集南的一个寺院里。

那个“红枪会”的头子厉声问道：“张成，你什么时候



当了土匪，都抢了谁家？快说！”

张成理直气壮地回答说：“我到陕西逃荒去了，你们不能诬赖好人！”

“红枪会”头子大声喝道：“你还嘴硬，把他吊起来给我狠狠地打！”

几个劊子手，立即把张成吊了起来。

“当过土匪没有？快说！”

张成愤恨极了，大声地说：“没有当过土匪，我到陕西逃荒去了。”

“红枪会”头子跳起来说：“不招用皮绳打！”

接着，劊子手就用水湿过的皮绳，向张成身上抽去。绳起绳落，张成身上留下了一道道血印。张成紧咬着牙，怒视着这些劊子手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红枪会”头子狼嚎似地咆哮起来：“不招供，给我用香烧。”

劊子手立即点着了一把香，伸向张成的脊背。……

从早晨拷打到晌午，各种刑法都用过了，张成忍着剧痛，始终没有说一句话。

“红枪会”头子恼羞成怒，提起大刀，喀嚓一声把张成的一条腿砍了下来。张成立时昏了过去。劊子手们又用凉水把他喷醒过来。

这时候，“红枪会”头子用他那早已喊哑了的破嗓子喊道：“招不招？”

张成宁死不屈，愤怒地说：“俺是老实庄稼人，从没干过土匪，干土匪的是你们！”“红枪会”的头子看在张成嘴里逼不出什么口供，就把张成和他的姓郭的朋友，一起杀害

在寺院后的大坑里。

赵东勾结“红枪会”杀害了张成以后，怕张成的两个孩子长大报仇，又施鬼计，将张成的妻子和两个孩子，卖给了槐西地主周龙的外甥樊三，并从中又捞了五十块银圆。

从此张成的两孔窑洞自然也就被赵东霸占了。

逼 債

赵东霸占了张成的房地，卖掉了张成的妻子以后，贪心越来越大，不久他又在打穷苦农民张榜的主意了。

张榜为人勤劳、憨厚，爹娘和哥哥相继下世以后，就和嫂嫂、侄儿一起，守着爹娘留下的十一亩薄地和一头小毛驴，辛勤劳动，节衣缩食，日子倒也勉强过得去。

一天，赵东装出一副“慈善”的面孔，来到了张榜家。一进门，赵东就“亲热”地问长问短，后来，又虚假地问张榜说：“你整天赶着那头小毛驴，能驮多少东西，能赚几个钱！我看还不如把小毛驴卖了，换头大骡子使唤。”

张榜摇摇头说：“你说得怪好听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用啥换呢！”

赵东说：“你想换，这好办，我帮你的忙。”

张榜说：“借你的？我们还不起啊！”

赵东连忙站起来，走到张榜跟前说：“咱是街坊邻居，谁家有了困难，我姓赵的还能冷眼旁观，不管不问！我这是为你好，才劝你把驴卖了换个大牲口。你要是借了我的钱，一时还不起，我也不会逼着叫你还。”

张榜在赵东花言巧语的诱骗下，轻信了他的话，向他借

了一百二十块銀圓，买了一头大驢子。

这时候，赵东阴险地笑了。他流着口水，朝西边望着张榜家的土地，心里說：“这地又成了我的啦！”

张榜买回大驢子，心中倒也高兴。誰知祸从天降，沒出十天，那头大驢子就被土匪搶走了。张榜全家为这件事痛哭了一场。

过了沒多长时间，赵东就要債来了。赵东起先是伪装好人，故意編了一套假話，說：“老哥，上次換驢子的那笔錢，是槐西周龙家的，現在周龙传下話来，叫清帳哩。你得赶紧还呀，要是我的，早些晚些那倒沒啥。”

张榜見赵东前来要帳，連忙对赵东說：“你看俺这家境，咋还哩！要不是遭土匪搶，我早还清了。你看晚些天中不中？”

赵东立即板着长驴脸說：“我这是传周龙的話。周龙可不是好惹的！我看这样吧，先把利息还了，然后我再到周龙跟前，給你說几句好話。”

张榜在赵东一軟一硬的逼迫下，只得卖给赵东三亩地，抵了利息。后来，张榜的侄子张学結亲，在沒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又借了赵东四十块銀圓。由于还不起現錢，张榜只得把仅剩下的八亩地，分两次全部給了赵东。从此以后，张榜家就依靠租种土地为生。

到一九四二年遭灾时，张榜領着他嫂嫂、侄子，跑到陝西去逃荒，家里由张学的媳妇守着。她一人在家孤孤单单，全靠挖野菜苦熬日月。就这样，万恶的地主还不放过这家穷苦农民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赵东的狗儿子赵遂，闖进了张学媳妇的窑門……。

张榜后来也餓死在陝西宝鸡。

穷苦农民张榜一家，就是这样被地主赵东父子俩迫害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的。

搶 劫

辛来老汉一家，由于人口多，劳力多，土地也多，再加上辛来的四个儿子和儿媳又都是种庄稼的好把式，当时在西沟村是个比較富裕的农户。赵东眼看着这块“肥肉”，恨不得一口吞进肚去，就想出了一連串霸产的阴谋。

辛来老汉家有四亩地在赵东掠夺张成的那两孔窑的頂上。一九四〇年夏季，辛来老汉在这块地里种上了芝麻。有一天，赵东的儿子赵遂，以“护窑”为名，把窑頂上的芝麻拔了一大片。辛来老汉一見赵遂拔了他家的芝麻，气得眼冒火星，一个箭步走上前去抓住赵遂愤怒地責問說：

“大白天欺負人，你还讲理不讲理！”

“这是我家的护窑地，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你管不了！”赵遂說着，举手就打了辛来老汉两耳光，嘴里还不干不淨地罵个不停。

辛来老汉气得一跳老高，正要上前还手，赵遂的大刀已經落到了辛来老汉的头上，鮮血順着老汉的脸流了下来。

辛来老汉告到了伪保公所。赵东又給伪保长张田送去了銀錢。断案結果：辛来老汉給赵东家两个台地作“护窑地”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赵东家的一只老狗，忽然死在辛家的菜园里。辛来老汉的儿子辛海、辛昌到地看菜，发现了

这条死狗，就刨了个坑，把死狗埋了。赵东知道了这件事，立即告到伪保公所，诬赖辛家打死了他的狗。张田随即派了两个保丁，把死狗刨出来“验尸”，还硬叫辛来老汉在贾峪集请了一桌客。

这两件事，还只是赵东霸产阴谋的一个开端。

一天后半夜，月亮刚从东山上升起，就被一片厚厚的乌云遮住。突然间，村子里响起了几声枪响，紧接着就是咚咚咚的砸门声。辛家的大门被砸开了，从外面闯进来十多个土匪。土匪们将辛家大大小小十三口人，关在一间屋里，又把辛来老汉的儿子辛海、辛昌等，拴住腿倒吊在窑洞的棚梁上。然后，这群强盗就点起通明的灯火，把辛来家抢得如同水洗一样，连妇女们的扎腿带都抢走了。

这群土匪临走时，不但将辛家的几处窑门都锁起来，而且为了防备辛家追赶，又朝辛家窑洞打了两枪。不料枪口炸了，打枪的那个土匪的手，被炸得血水直流，疼得他在窑洞外嘍哇乱叫。辛家人在窑洞里一听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个土匪就是赵遂。

第二天，辛家就以赵遂左手被炸为铁证，到滎阳县告状去了。赵东连忙托人给伪县衙送钱。第一堂，伪县长了了草草问了几句，就以“调查”为名退了堂。过第二堂前，赵东在伪县长的腰包里塞了更多的钱，伪县长就推说“这场官司县里问不了”，叫辛家往上告。

辛来老汉气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。他对儿女们说：“如今这衙门就是给财主撑腰的，咱告到哪也告不倒赵东。赵东这赖货结伙抢劫，就是想逼咱卖地。咱就是饿死，也不能把地卖给他一分，看他怎么着！”辛来老汉这么一硬，急

得赵东干瞪着两只牛蛋眼，就是没办法。但赵东还不死心，他咬牙切齿地对他儿子赵遂说：“日子长着哩，慌啥！早晚也跑不掉他！”可是没等赵东的魔爪再次伸向辛家，这里就解放了。

一九四八年三月，穷苦农民的救星——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解放军，在广大群众一片欢呼声中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开进了贾峪集。贾峪解放了。穷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，组织起农会，掌握了枪杆子，彻底斗垮了狠毒阴诈的恶霸地主赵东。

今天的西沟村，变了样了。横穿西沟的那条小溪，仍在淙淙地流着，但小溪两旁的土地，早已换了主人。那一层层梯田的主人——人民公社的社员们，在党的三面红旗的照耀下，辛勤地耕种着那一块块曾用血汗浇灌过的土地。他们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大踏步地前进！

（张绍文插图）

閻家兄弟罪行录

中共汲县县委宣传部整理

解放前，汲县正面村有个人称“活阎王”的恶霸地主閻玉德，他家从清朝以来就是个拥有四百多亩土地的大地主。一九二二年，传到閻玉德这一代，由于他善于奉迎拍馬，經常在官場里鬼混，所以才二十几岁就干上了国民党县政府的常备大队长；与此同时，他还和伪县长介景福結成拜把弟兄，又巴結上了当时山西省的土皇帝閻錫山。在这群狐朋狗党的庇护下，閻玉德利用自己常备大队长的职权，一面公开向土匪队里投放枪枝，借以保护他制毒販毒牟取暴利；一面对当地农民大肆敲詐掠夺。这样，不到几年工夫，他的土地猛增到三千八百多亩，房子也置买了五千多間，此外在北京、太原、新乡、郑州等地也置下了房产，開設了商号。

閻家平时作恶多端，穷奢极欲。一九三三年初，閻玉德的祖母死了，为了埋葬这个老地主婆，他家足足搗騰了两个多月，全部丧事办完，就花去粮食四十六万八千多斤，足够当时全村四百多口人吃三年多。广大农民看到这种情况都十分气愤地说：“活人餓肚皮，死尸值千金，豺狼当了道，是非不分明。”

尤其令人气愤的是：每年过春节时，为了卖弄豪富，恫吓群众，閻家照例要用一百多支步枪和五挺机枪到山谷中作实弹射击。仅这一项的消耗，就折合粮食六十三万斤，够当时五百农民吃用三年。

另外，閻家弟兄，个个都是穷凶极恶，嗜杀成性。平时他们豢养着三百多看家狗，带着各种枪枝武器，横行乡里，黑霸四方，闹腾得正面村方圆数十里内不能安生，就是过路行人，也免不了遭受他们的迫害。先后被他们杀害的有名有姓的就有八十多人，杀绝的有十四户，不知名姓的更是难以数计。

閻家的财产到底是怎样霸占来的？当地农民在他们的残酷剥削下，又是怎样生活的？通过下边几件血淋淋的事实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明确而具体的答案。

制毒贩毒 牟取暴利

制毒贩毒，牟取暴利，是閻玉德血腥发家的主要手段。他从一九二二年起开始做毒品“药丸”，一九三一年又改做“老海”。制造、贩卖这些毒品，都是本小利大。比如制卖“药丸”，每小件重约一斤，成本不足三块银圆，但售价却是三十六元。每昼夜可以做一千三百余斤，也就可以赚钱四万余元。又如制卖“老海”，每件重十九两二钱，成本只几十元，售价却是七百二十元；如果零售，三分老海加进七分小料，赚钱则更多。閻玉德成年四季雇用着成群结队的脚夫，挑着一担担“药丸”出去，担着一箱箱银圆回来，平均每天都可赚五万六千余元。

当时，国民党反动政府也曾打出“严禁毒品”的驱人招牌，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制毒、贩毒、吸毒的头号罪魁。閻玉德在当时为什么敢公开地制造和贩卖毒品呢？就因为他和他叔伯哥閻玉斌当着伪县政府的常备大队长；閻玉德又和伪县长介景福是拜把兄弟，不用说閻玉德制卖毒品的事他一清二楚，就是赚的钱，也有他的一份。另外，再看毒品销售的地方，除汲县附近几个县外，更大的市场是山西全省，而閻玉德又正是山西省土皇帝閻锡山的亲信。当时倒卖毒品的最大客贩还有伪新五军孙殿英部下的一些大小头目，他们来贩运毒品时，都是荷枪实弹，戒备森严。再者，每逢制毒的原料运到时，閻玉德就让他部下的“丘八”提前赶到车站，以县政府的命令实行“戒严”，并提枪押着几里长的脚夫队，把他们担的毒品原料安全地护送回家。至于在制造毒品的馮家峪、寨河、老顶山等地方，每处都有几十个携带枪枝的匪徒日夜轮流看守。这样，閻玉德在反动政府和反动武装的层层保护下，就可以公开地制卖毒品，毒害人民。

閻玉德制造的毒品，除了开设店铺公开零售和大量向外地批发外，还用来坑骗当地群众，借以霸人产业，致使许多人家倾家荡产。

租重利高 敲骨吸髓

閻家兄弟在利用毒品害人骗人的同时，对一般农民的地租剥削也十分狠毒。閻家对农民租地还特地订出一个“章程”，“章程”上规定：一、愿租地者需事前根据租地多少，交足“顶首”（即押金），退佃时如数退回。二、谁种

的地誰出捐。三、耕畜、农具、肥料由佃戶自备，地租、柴草各分一半。四、佃戶家有困难，可以从优借貸，利息少于別人，閻家有事，佃戶及其家人随叫随到，不得有誤。五、因人畜减少或不很好务农，致使土地荒蕪者，主人有权随时退佃。閻家施用这一“章程”后，曾使得許多农户傾家蕩产，最后不得不光身离开正面村。

从芳兰村迁来的傅士录一家，当时弟兄三人都是年輕力壮的棒小伙子，而且家里有几头牛、驴和羊只。他們到正面村后，老大傅士福到閻家当了长工，老二傅士录，領着弟弟湊了二百元“頂首”交給閻玉德，佃种了閻家八十亩地。第二年閻玉德不在家，他的弟弟閻玉魁找到傅士录装模作样地說：“你种我家的地，按章程規定得交‘頂首’，现在就交了吧！”傅士录当时被問得摸不清头脑說：“去年已經交給你家二掌柜了，要是不交够‘頂首’，按章程規定，他会叫我佃地？”閻玉魁听了无理可辯，但过了一会，他又把眼一瞪說：“你說交了，誰見啦？”“二掌柜回来問問他，不就知道了？”閻玉魁恼羞成怒又厉声說：“你张嘴合嘴都是二掌柜，我閻玉魁就当不了家啦？这好办，你交給誰‘頂首’去給誰种地，我沒收你的，现在我收地！”

傅士录看閻玉魁这样不讲理，就想当面戳穿閻玉魁詭人的阴謀，然后离开正面村；但又一想，全家老少十四口人，沒房沒地，往哪里去呢？哪里的地主老財不都是一样！于是，只好憋着气，对閻玉魁說：“‘頂首’我出就是了，不过现在实在沒有錢，你就記帳吧！”閻玉魁听了才緩和了口气說：“这就对了，照章办事嘛，利錢給你算輕一点！”后来，傅士录一打听，原来当过閻家佃戶的，差不多都出过兩

三次“頂首”，而且退佃時，誰家的“頂首”也沒照“章程”規定退還給本人過。

閻家訂的“章程”里，不僅退還“頂首”這一項是假話，另外像“誰種地誰出捐”也是騙人的。實際上，閻家自種的四十八畝地不但不出一畝地的捐，而且每逢捐款下來，閻家還叫按一百畝地平均分攤在各個佃戶頭上，自己又從中漁利五十二畝地的捐款。從這裡可以看到地主的心有多狠，地主的手段有多毒了。

傅士錄雖然佃種了閻玉德八十畝地，但由於閻家的殘酷剝削，每年交租以後，剩下的一點糧食，就是加上糠菜樹皮也總是不夠吃。有一年春天，士錄家斷了頓，去找閻玉德借糧，閻玉德說：“別人借都是借一斗還五斗，你借可以按三斗利息來算，因為你種着我的地，平時我家有個大小事情，也來幫了不少忙，按租地章程規定嘛，借債利息應比別人輕一點。”傅士錄聽了心裡暗想：眼看再過一兩個月時間就收麥了，一兩個月就收這麼大的利，還說是照顧，真是太欺負人了。但不借又不中，因為借別人的吧，村里除了閻玉德都是窮人，誰有錢往外借呢？到外邊借別的地主的吧，利錢也不會少算，而且叫閻玉德知道了，借別人的，不借他的，又不知道會鬧出什麼事情。他想想來想去，最後還是咬着牙借了閻玉德六斗玉菱，麥收後還不上，變成了一石八斗，第二年利滾利又變成了七石八。第三年春天，正逢青黃不接，糧價最高的時候，閻玉德又強迫以高價把糧食折成銀圓重新訂利息，秋後糧價大跌，閻玉德又叫以錢折糧，這樣前後兩次搗騰，傅士錄就欠了閻家三十五石糧，到後來傅士錄把家裡的幾頭牲口和羊只全部算給閻家還不夠。傅士錄給閻玉德種了

七年地，落了个两手空空，只好带着妻儿老小出外逃荒要飯。他在外边五年，先后餓死了一个儿子，卖了两个女儿。看！一个身强力壮，辛辛苦苦耕种土地的农民，在旧社会里，由于地主的残酷剝削就落了个这样的下场。傅士录的遭遇，不就是对那万恶的社会制度的有力控訴嗎！

閻玉德还往往在麦黄梢的时候制造借口，勒逼佃戶停止收获立即退佃。这样就使佃戶們辛苦了一年的成果，連同种子、肥料全部被剝夺干淨。正面村有个刘孝风，当时因为家里穷，租不起閻家的好地，就凑了些“頂首”，租了閻家八亩坡地，全靠自己 and 儿子两个用鑿头和鍤子整治。他們頂星星，披月亮，牛馬般地干了二十多年，結果是年年塌帳，月月餓肚子。一九三五年秋季，庄稼长得特別好，眼看新谷就到嘴里了，誰知孝风的老伴却在这时候死去了。閻玉德一心要独吞这季庄稼，那管孝风家死活，就立逼他退佃。孝风曾憤怒地找到閻玉德責問他說：“为啥这时候退我的地？”閻玉德叫管帳的搬来帳本一算，积欠債款利加利，一共折合銀圓五十多块，于是閻玉德就說：“帳已經結清了，有錢还錢，无錢留下你儿子刘友山給我当长工頂帳，几时頂够几时走。”刘孝风看閻玉德这样不讲理，就說：“閻玉德，你的心可是比蝎子尾巴还毒啊！”“給我把他轰出去！”狗腿子們把刘孝风連踢带打地赶出了閻家大門。从此，刘孝风祖孙三代就靠要飯过活。他的儿子刘友山被拉到閻家当长工，后来找个机会跳墙回家，带着全家人連夜离开正面村。逃荒途中刘孝风因为年老体弱被挤丢了，孙子被餓死了，全家四口人只剩下两口。閻玉德就这样逼得穷苦农民家破人亡的！

巧立名堂 明訛暗詐

巧立名堂，明訛暗詐，也是閩家慣用的剝削手法。在正面村，有个“青苗会”，这个会名义上是群众的护青組織，实际上是訛詐群众的閩家刑房。閩玉德指派他的叔伯爷爷閩保林当会长，当时只要“青苗会”透出风声說要罰誰家，不出几天誰家就会被罰得傾家蕩产。一九三三年秋天，国民党四十軍借口“抄毒”来敲閩家的竹杠时，閩玉德强迫他家的长工傅士福給他轉移老海和銀圓。銀圓重，山难爬，士福一步走迟，被四十軍打死在山坡上。士福死后家里沒法过，他的妻子就到閩家討士福的工錢。奸詐的閩玉德不但不給，还威胁說：“要小心啊，有人告你的孩子偷谷穗了，要是被抓住，誰也沒办法。”果然，就在士福妻从閩玉德家回来的第三天，两个孩子突然被綁到了“青苗会”。士福妻心里明白这是閩家在訛自己哩，就憤怒地找到“青苗会”，要他們放回自己的孩子。但万惡的閩保林瞪着眼罵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你儿子偷了青，你还敢闖我的青苗会，你有几个头！”說完一脚把士福妻踢倒在地，扭头走去。士福妻忍着疼痛，罵了閩保林一頓，回到家哭了一夜，几次想悬梁自杀，但又一想，丈夫惨死，儿子年幼，我一死，儿子岂不更难保住了！我一定要活下去，把儿子养成人，就是死了也对得起士福了。夜里，从“青苗会”传出来一陣陣惨叫声，士福妻一听，心如刀攪。四邻的穷哥儿們也是心里不忍，就托人找閩玉德辯理。閩玉德蛮不讲理，非要士福妻交四十块銀圓，才准領走孩子。莫說四十元，就是四分錢，士福妻也拿不出来

啊！没办法，士福妻只得把仅有的破草房和全部家具卖了三十元，邻居们又凑了十元，交给閻玉德，才把儿子贖回。可怜两个孩子，大的才九岁，小的只七岁，被吊打一夜，浑身没一块好地方了。母子见面，抱头痛哭。孩子总算回到娘跟前了，但一家人连放要饭棍的地方也没有了。在家没办法，士福妻只得领着孩子，离开乡亲们，逃难去了。母子三人，走了两天，水米不沾牙，孩子们身上的伤势未愈，走路越来越困难。这时候他们又遇上了人贩子，母子三人分别被騙卖到三处，流落四乡。

正面村西坡的孟简，是从附近袁侯沟村迁来的农户，家有四十亩地，自种自吃，生活还过得去。豺狼闻不得腥气，閻玉德看着这四十亩地，嘴里直流口水，总想找机会吃掉这块肥肉。用什么办法才能霸占呢？閻玉德日夜想毒点，找机会夺地霸产。

一九三二年春节，孟简跑回祖居的袁侯沟参加了那里的秧歌会，不料当天晚上回来，就被閻玉德叫去了。閻玉德咆哮如雷地说：“姓孟的，你明明知道袁侯沟姓张的与俺姓閻的不对，你为啥偏给他去捧场，这不是欺我太甚了吗？从今后只要你能背着脚不走俺閻家的地边就算了，要是踏俺閻家的地边，你可别说我不客气。”孟简一听心里想：“明明自己的地在他家的地当中，这背着脚又咋能去种地？这不是故意难为人！”但是在那个世道，又只好压着气说：“二掌柜，秧歌会又不是姓张的办的，这哪能说我是去给他捧场呢！”

“别装蒜了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有初一就有十五。”閻玉德说罢就叫狗腿子把孟简撵了出来。后来，閻玉德通过“青苗会”头子閻保林说合，硬占了孟简二亩上等好地，还强迫孟

簡請客五桌，賠禮道歉。但是閻玉德并不因此而滿足，此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找机会訛詐孟簡。有一天，閻玉德用二錢老海收买了本家的一个“老海鬼”閻小五，叫他在夜里，把一捆麦穗偷偷地扔进孟簡家里。第二天一早，閻家就大吵大嚷丢了麦，而“青苗会”的人也就直奔孟簡家“搜出”一捆麦来，并立刻把孟簡带到会里，叫閻小五当场对质，“判”了孟簡“盗买脏物，纵人偷青”的罪名。孟簡被迫无奈，压下心头愤恨，只得卖给閻家五亩好地，請客二十桌。同年秋，天旱不雨，“青苗会”組織祈雨。閻玉德又乘此机会指使“青苗会”，誣告孟簡“祈雨不誠，惹恼龙王”，罰他請客四十桌。这样，孟簡在閻玉德的残酷迫害下，一病不起，临死前他再三交代儿子怀道說：“以后千万要当心閻家的阴谋啊！”

孟簡死后，閻玉德还不甘心。在一天晚上，又把孟簡的儿子怀道叫到家里說：“怀道呀！你父亲死了，地也卖得差不多了，生活困难吧？过去咱两家不管怎样吵鬧，可咱总算是近邻呀。现在你有困难，我也不能看着不管，我想給你一笔本錢，叫你出去做一趟生意，賺来錢咱俩二一添作五分。”怀道想起爹临死前的話就說：“二掌柜，我是庄稼人，不会做生意！”閻玉德听了假意劝說他：“做生意一学就会，一件老海七百二十元，这是明行情，現成利，到山西就卖啦。我这是看得起你，才叫你干，別人想干我还不让他干哩。”怀道仍說：“不行呀！二掌柜！”这时閻玉德故意表示出不高兴的样子說：“什么行不行，就这吧！”他边說边拿出三件老海硬塞进怀道怀里，还說：“这整三件，每件七百二，一共該卖两千一百六十元，你明天就动身。”說完就速推带

擡，把怀道推出了閻家大門。怀道在閻玉德的逼驅下，只得帶着三件老海往山西去了。誰知剛進山，他帶的老海就被閻玉德事先派去的人給劫走了。怀道無奈轉回家里，閻玉德不但沒說啥反而又給怀道三件老海。这次怀道胆战心惊好不容易來到山西，找了一個買主，可是買主打開用鼻子一聞，把老海摔在地上罵道：“看你樣子老實，想不到拿小料騙人。”這時怀道臉色慘白，連忙打開第二包、第三包，誰知都是假貨。怀道急忙趕回責問閻玉德，閻玉德听了把臉一沉，厉聲說：“想不到我可怜你，你反倒訛詐起我來了。告訴你，每件七百二，前後六件总共四千三百二，一文也不能少。”怀道氣炸了肺，兩眼直冒火星，咬牙切齒地說：“閻玉德你頭上長瘡，腳底下流膿，你算壞到底啦！”閻玉德一听搗了他的老底，立即咆哮如雷，喊來幾個狗腿，把怀道打得死去活來。就這樣孟家的全部土地家產統統落進了閻玉德的手中。

殺人如麻 罪惡滔天

有壓迫就有反抗，地主對窮苦農民壓迫得越厲害，窮苦農民就越仇恨他們。

一年夏季，山洪爆發，閻家在正面村的四五十畝河坡地被水沖毀了，地面上堆積着一尺多厚的鵝卵石。

一個叫孟州的農民，領着一伙窮哥們，承包了閻家開整這塊河坡地的工程。承包前，閻玉德與他們講明，每開整好一畝地給小米二十斤，隨驗收隨發糧。窮哥們日不歇，夜不停，披星星，戴月亮，手磨得血泡落血泡，腳碰得青一塊紫一塊，好容易把沖毀的土地開整好了，單等着領回小米下

鍋，誰知這時候閻玉德却故意不來驗收。經農民們一再催他，他才慢慢吞吞地來到河坡，他左看右看，頭搖得像個撥郎鼓兒。大伙問他哪里不合適，閻玉德用手刨了一下土說：“太淺。”大伙說：“我們包的是開地，不是翻地！”閻玉德突然提高嗓門說：“不返工，不發糧，看看誰說了算！”孟州忍着氣，和大伙兒又沒明沒夜干了好幾天，把地翻了一遍。閻玉德二次來到河坡，眼珠子一轉對大伙說：“你們偷工取巧，返了工，耽擱了我種地的時間，要算帳，二畝頂一畝！”“不行！你閻玉德說話算不算數？”有幾個農民大聲頂了上去。孟州還是耐着性子說：“二掌櫃，大伙開這點地，實在不容易啊！”“少說廢話，不按我說的就算。”說罷扭頭就想溜走。窮哥們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，人群中暴發出吼聲：“閻玉德故意賴帳，欺人太甚，不給糧食不能放他走！”你一言我一語，團團圍住了閻玉德。閻玉德依仗自己的權勢，就大聲地喝斥道：“你們這幫窮鬼，真是無法無天，是想打人還是怎麼着，我看你們真是活夠了！”閻玉德窮凶極惡的嘴臉，更加激怒了大伙兒，大家埋在心裡的怒火，終於爆發了。孟州一個箭步，上前抓住了閻玉德的衣領，狠狠打了他一記耳光。接着，大伙蜂擁而上，你一拳我一腳，把閻玉德打得喊爹叫娘。大家雖然白白干了好幾天，可這時心裡都出了一口氣。從此，閻玉德對孟州就懷恨在心。後來，他指使土匪頭劉玉春，把孟州綁架走，挖掉孟州兩隻眼睛，又割掉孟州的舌頭，把孟州殘酷地殺害了。

閻家兄弟被窮哥兒們連着懲罰了幾次後，更把窮苦農民看成了他們的眼中釘。於是打人殺人的凶案，接二連三地發生了。



有一天，閻玉德忽然揚言說他藏在山洞里的老海、手槍丟了，并硬說是經常在這個山上放羊的馬麥群偷的，并立即把馬麥群捆來，打得死去活來。同時又派人把麥群的大嫂也抓了來，硬說馬麥群已經招認，立逼她交出老海、手槍。麥群的大嫂根本不知道這件事，當然無法承認，閻玉德就對她施以種種酷刑，但她咬緊牙關，始終沒有屈服，後來竟被閻玉德害死在刑房里。與此同時，閻玉德又到馬家挖地三尺，并把馬麥群的父親馬振聲和弟弟倒吊在河坡的樹上，酷刑拷打，打後又在他們的脖子上，墜上一百多斤重的大石頭。當時，村里的窮苦農民看到閻家這樣殘酷，個個咬牙切齒，恨之入骨。

後來，當人們知道閻玉德的手槍原來是他的一个土匪朋友偷走的時候，閻玉德為了掩人耳目，混淆是非，又心生毒計，帶了兩包老海又一次來到馬家“搜查”。他假裝從馬家的炕洞里搜出老海，便對馬振聲說：“人我打死了，老海也從你家搜出來了。你還敢聲張，我把你捆到衙門去算帳！”說罷就揚長而去。

× × × × ×

一九四九年，全國解放了，在我公安部門多方調查和人民群眾揭發檢舉下，罪大惡極的閻玉德、閻玉魁、閻玉仁、閻玉方、閻玉明等主要罪犯，均先後逮捕法辦。在處決這些豺狼的過程中，召開了萬人以上的公審大會。特別在處決閻玉德、閻玉仁親兄弟時，汲、淇、林、輝四縣好幾萬群眾，懷着無比的憤怒，從四面八方趕來參加大會。老人們拄着拐杖，婦女們抱着孩子，陸續聚集在正面村公審台前。當大惡霸地主閻玉德、閻玉仁被押到台上時，台下千萬雙拳頭立即

举了起来，要求报仇雪恨的呼声惊天动地。苦大仇深的人们，一个个走上公审台，泣不成声地控诉着閻氏弟兄的滔天罪行，倒出了埋藏在心头多年的苦水。“打倒恶霸地主閻玉德！”等口号声，响彻云霄。政府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，庄严地判决閻氏弟兄死刑后，人们兴高采烈，个个举手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现在，閻玉德和他的几个兄弟，早已被我们镇压的镇压，判刑的判刑了，但是我们要牢牢记住，已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死亡的，我们必须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，牢记过去的阶级仇，永远不忘阶级斗争，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，坚决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！

（曹大舒插图）